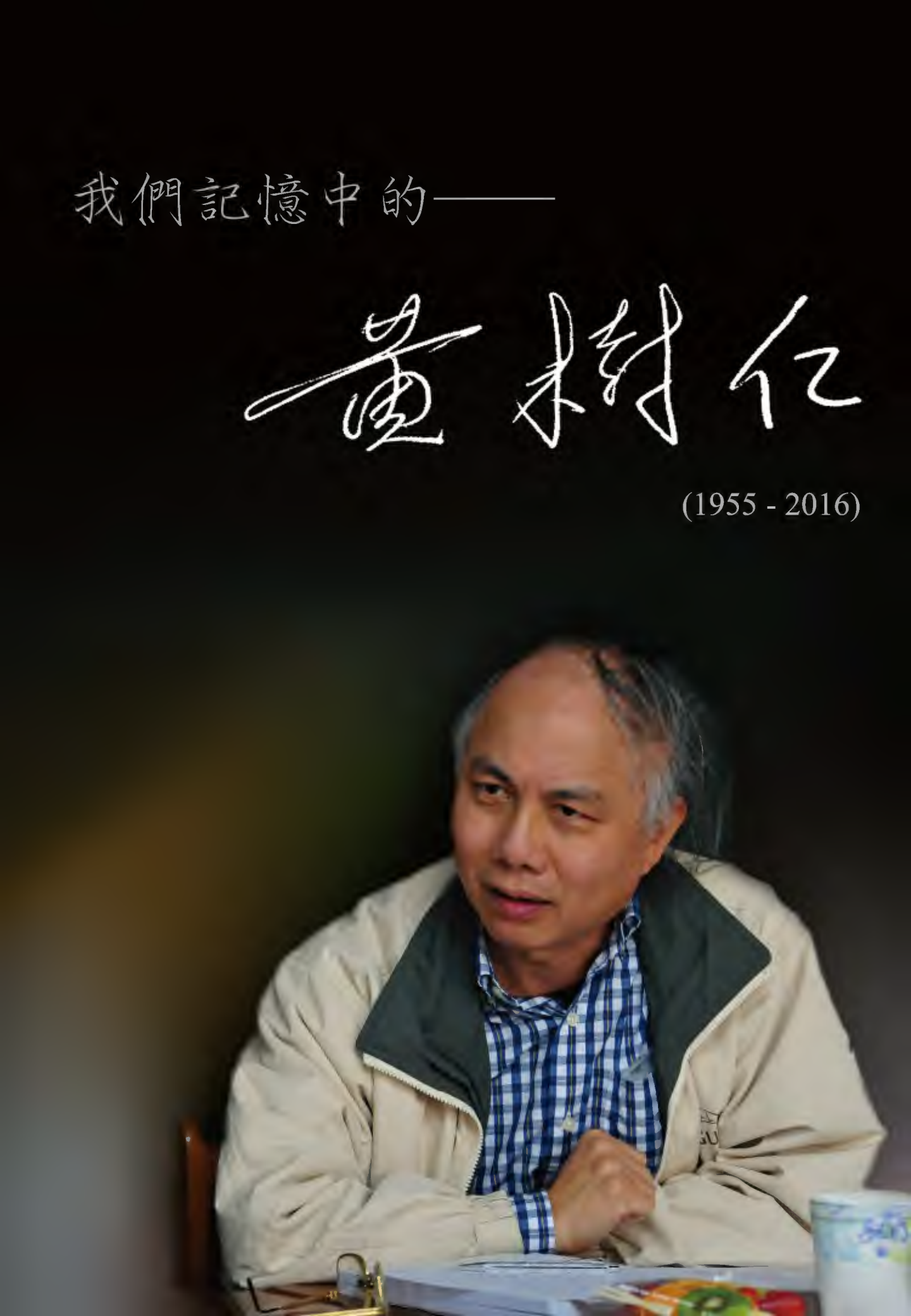
我們記憶中的——

黃材仁

(1955 - 2016)



目錄

樹仁簡歷.....1

給關心我的朋友們.....3

親人憶樹仁.....6

朋友眼中的樹仁.....13

學生記憶中的樹仁.....39

WELL，我們開始上課吧！.....64

樹仁語錄.....69

編後語.....71

黃樹仁

（1955-2016）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學經歷

政治大學民族社會學系學士 1977
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1980
美國麥城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 1995

研究領域

理論、知識社會學、歷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台灣史

開設課程

社會思想史、社會學理論、韋伯專題、社會學專題研究、社會變遷、政治社會學、民主政治、經濟社會學、台灣社會史、台灣社會研究

期刊論文

Huang, Su-Jen, 1994, “Max Weber's The Religion of China: 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0: 3-18.

黃樹仁，2002，〈台灣都市化程度析疑〉。《台灣社會學刊》 27: 163-205。

黃樹仁，2002，〈台灣農村土地改革再省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7: 195-248。

黃樹仁，2007，〈小國的學術困境：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教學與評量的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5: 117-80。

黃樹仁，2013，〈沒有唐山媽？拓墾時期台灣原漢通婚之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3: 1-47。

黃樹仁，2014，〈基因當然可能擴散而稀薄分佈：回應陳叔倬對〈沒有唐山媽？拓墾時期台灣原漢通婚之研究〉的評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6: 175-183。

黃樹仁，2015，〈被誇大的台灣土地改革及其漸熾的意識形態戰爭〉。《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0: 197-215。

陳婉琪、黃樹仁，2015，〈立法院外的春吶：太陽花運動靜坐者之人口及參與圖象〉。《台灣社會學》30: 141-179。

黃樹仁，forthcoming，〈望見流求：從福建沿海的觀測記錄論宋元名人的台灣認識〉。《成大歷史學報》。

專書

Huang, Su-Jen, 1995, *The Genesis of Max Weber's Sociology: The Religion of China as a Key*.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Madison, WI.

黃樹仁，2002，《心牢：農地農用意識形態與台灣城鄉發展》。台北：巨流。

其他

Huang, Su-Jen, 1995, "Book Review on Weber's Protestant Ethics: Origins, Evidence, Context. ed by Hartmut Lehmann and Guenther Roth, and Max Weber'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ociology, by Stephen Kalberg."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1: 254-8.

黃樹仁，2002，〈評張晉芬著《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經濟迷思的批判》〉。《台灣社會學刊》27:217-222。

Huang, Su-Jen, 2013, "The Predicament of Small Nation Sociology: The Case of Taiwan." *Global Dialogue* 3(2): 21-22.

給關心我的朋友們[1]

各位朋友：

自從七月十六日淋巴癌三期突然以偽裝方式發作，八月十八日深夜住進三軍總醫院治療以來，我得到許多朋友的關心問候。更多友人則是為了避免打攪病人而默默關心，側面打聽詢問。不論何種方式，朋友們的關心都令我銘感在心。謝謝大家。

我已於八月二十八日清晨完成第一次化療，九月四日下午出院返家休養。以後每三周必須返院進行六到八次的化療及標靶治療。

正子檢查顯示，我的淋巴癌已分布到腹部淋巴結、小腸、胃、頭頸部右側、右眼窩下方凹處。骨髓穿刺顯示癌細胞尚未侵入骨頭。屬第三期。第一次化學治療通常可以成功，但復發率很高。癌細胞會產生抗藥性，治療愈來愈難。如此癌症，年逾六十，醫師根據國際醫界準則計算我的預後指數為四，僅略低於最惡劣的最高值五，五年存活率為 26%。不是太令人鼓舞的數字。何以致此？

原本我自認是相當健康的人。生活簡單，飲食有節，每日健行運動一小時。少有病痛。最近四年，因心血管阻塞而按時服用心臟內科藥物。最近兩年偶而口腔潰瘍。健康僅此兩項小問題。年過甲子，有這些問題似乎也很正常。

癌症當然是一大顧慮。四年前我做過全身健康檢查，沒事。繁忙中，覺得過一兩年再檢查即可。癌症的常見預警症狀，如食慾不振、體重莫名減輕、盜汗、身體異常改變等都毫無蹤影。所以我似乎沒有理由過度擔心癌症。

可能正因我平日身體健康，罕有異狀，反而掩飾了腫瘤正在體內蔓延的事實。直到腫瘤進入癌末快速膨脹階段，在頭部與身軀到處浮現，從七月十六日開始覺得持續消化不良，到八月六日起腫瘤壓迫神經，造成從肋骨一角開始，最後蔓延至腹部、左大腿的持續劇痛，才使我就醫。但因之前毫無癌症跡象，不論在萬芳醫院或三總，我本人與眾醫師也沒立即往癌症方向思考，只是各科看來看去都找不出為何疼痛。直到八月二十一日，頭頸部忽然冒出拳頭大腫瘤，三總醫師才驚覺我的奇怪病徵極可能是癌症所致。癌症不會痛，除非已到終點。而我卻是從健康人一下跳到癌末疼痛，難怪群醫搔首。雖然醫師並未如此說，但我認為我的疼痛其實就是癌末病患常見的腫瘤瘋狂擴張引發的劇痛。二十四小時持續不斷，沒有任何口服或注射止痛劑可以緩解。從八月六日至二十八日，我親身經驗了這恐怖的疼痛。我在無知中經歷了癌末歷程。直到第一次化療解救了我，逆轉癌末進程，將我從死亡邊緣拉回來。現代醫學真是奇蹟。

第一次化療注射結束後，不僅疼痛立即停止，且三天後，頭頸部在化療前一周

[1] 這是樹仁剛發病寫給朋友們的 EMAIL。

冒出來的外在腫瘤消失，忽然鼓脹的腹部回瘦。醫師說外在腫瘤消失快，表示肚內腫瘤也同樣快速消失。但因我的腸部腫瘤與小腸密切結合，快速殺癌可能傷害小腸而有發生致命腸破裂的風險。這是我未來幾個月必須密切監視的危險。

化療後，雖然各處疼痛大體消失。但或許是嚴重發炎的後遺症，左大腿卻成肢障，跛行。醫師認為或許可以慢慢復原，暫時不必管它，先治癌症再說。回家後，每日早晚到政大校園散步健身。年初爆發的巴金森症使雅靈不由自主愈走愈快。跛腿則使我力不從心而落後。最後變成被雅靈拖行。八個月前我們都是非常健康的人，現在淪落為老病夫妻，蹣跚於校園。散步有若強行軍訓練，或者說很費力的復健。天有不測風雲，誠如是。

家人朋友都很擔心我在心理上是否能面對這突來的重病。這點或可請大家放心。我居然出乎自己意料的適應良好。

也許是過去看多了美國公共電視的自然節目，在我眼中，大自然本就是求生掙扎的舞台。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隨機發生各種悲喜劇，生病與否是運氣，沒有太多理由可說。因此，生病對我而言，就是隨機事件，無可否認，無可拒絕，也不必追問為何是我。運氣不好，如此而已。不必玄思冥想，更不必怨天尤人。

過去我也曾自問，如果一旦遇上絕症，是否仍然可以如此豁達。現在，答案似乎已經出了一半。從病發以來，聽到醫師宣告我的可怕症狀，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的是，我居然少有情緒起伏，只是腦子裡忙著帶入各個變項，計算生存機率。好像在研究歷史人口學一般。我平日健康良好，或許五年存活率可以超過 26%？現代科學仍然知識殘缺，但別無更佳知識系統。所以我遵循科學準則面對疾病。

我當然珍惜生命，珍惜此生擁有的一切，也留戀家人，但並不覺死亡可怕。死亡只是生命自然的終點。時間到了生命就結束。如此而已，有何可怕？

所以，在完全沒有預兆，沒有準備的情況下，我忽然經歷了三周癌末式疼痛。現代醫學將我從癌症失控死亡的邊緣拉了回來。此次治療是否能一如預期成功？將來是否復發？都是未知。但我想我可以平靜的面對這挑戰。有期望，但沒有憂鬱，也不焦慮。

住院期間，護理師曾問我，除了向醫師、護理師報告疼痛難耐之外，為何似乎沒聽到我呻吟哀嚎？我從未想過這問題。想一想，若一定要找答案，答案似乎是呻吟哀嚎並不能止痛，為何要浪費力氣？

護理師也好奇我一個人住院兩周，沒有人陪？我其實每天有妻兒弟妹輪番探視，但都是小坐半小時離去。在單人房裡我可以自理，上網閱讀，有人陪伴反而不能自由自在。大學教授占人口比例不到千分之三。也許我們的生活方式在他人看來都很怪。從統計觀點，我們都是偏差者。

因為我的淋巴癌三期相當嚴重，預後較差，為避免化療期間人群接觸而感染疾

病，我將請假一學年，專心治療，在家休養。系上同仁已體諒我的需求而讓我請假。小兒胤侃剛退伍，本應出國讀書。但他去年決定在出國就學前到日本晃蕩一會，要延後一年出國。所以他計畫未來一年在家讀書與申請學校半年，而後去日本。沒想到雅靈突然爆發巴金森症，我突然爆發癌症，兩人都請假一年。一家三口莫名其妙不約而同變成家居一年。兒子離巢前，意外多了一年親密時光，讓他照顧乍然老病的父母。

以上是我罹癌以來經歷與體驗。我以平靜的態度面對淋巴癌的挑戰。有策略思考而無焦慮憂鬱。謝謝大家的關心與鼓勵。謹此報告。

樹仁
2015/09/06 晨

親人憶樹仁

憶堂哥樹仁

黃淑玲／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與眾不同

樹仁是我堂哥，我六叔的大兒子。小時常聽母親說他「與眾不同」的事蹟：諸如小學是演講高手、成績優異直升臺中一中、有眼疾無法如願進入軍校、聯考前一個月才決定轉到文組、念政大時得到痔瘡因為圖書館的書都被他借光了、向家人借錢瘋女友還是個外省女孩。

去年春節我和他、雅靈到三位長輩家拜年，看到他 50 年前的照片。小樹仁濃眉大眼，著白衣短褲，站在隊伍最前面，昂頭挺胸，好不威風，率領全校學生在街上遊行。小樹仁演講時，雙手叉背，橫眉豎目，一臉老成。我笑翻了，一直揶揄他小小年紀就像極蓋世太保。他很無奈，一下抿嘴微笑，一下瞇眼開口笑，露出他被調侃時慣有的笑容燦爛而靦腆。

樹仁很自豪他很理性，晚上睡覺甚至沒做夢過。其實他錯了，他性格中的情感元素濃得化不開，他總是對親友、對學生、對團體、對國家與社會，以及對所愛事物，無法克制地付出濃烈的感情，人格中更有很強的同理心以及對他人的尊重。我們一起在美國讀書時，他和雅靈待我如妹，常邀我吃飯、攜我同遊，照顧我無微不至，對我盡是包容與關懷。同時他也非常尊重我，絕不囉唆或干涉我。他在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後，花了兩週時間完成一篇非常長的國事評議論文，讓我攜回國找雜誌出版。可惜當時他對臺灣前途的看法被不同立場者標籤為保守反動，進而質疑他的愛臺情操。我可很清楚他多麼熱愛臺灣與民主，雖然他不是民族主義者，但我印象很深刻，他曾形容說，為了臺灣二千萬人的生存，犧牲十億人在所不惜。他一輩子飽讀群書，窮源竟委，無非就是要替臺灣尋找最好的未來之路。

樹仁自幼即懷抱經世救國大志，喜歡當領袖也善於領導，但他並不強求。世俗的成就與權力對他並無意義，他只在乎平生志趣，追求遠大目標。他在人生每一個階段所定下的志向，都是深思熟慮的理性抉擇。我不知道他這麼強大的理性是在何時養成，從幾歲他就開始認真觀察自己。記得他曾說，小學在教室靜坐忍受簡單的課程，那種痛苦讓他差點變成瘋子，所以他很能理解韋伯一度瀕臨瘋狂的心境；聯考前放棄甲組，因為他不像班上有的同學是數理天才，將來不可能在科學領域成就大事；高中時代察覺暴躁的個性不是好事，他開始改善脾氣；回國後，他放棄成為國際學術大師，因為人生有限，臺灣學術界更需要他耕耘；到北大社會系任教，他

決心成為作育英才的教師典範，並且要讓他們系成為教學嚴謹為各校仿效的楷模。他對治學早有一套完整計畫，預計在養病期間到退休之後，逐一完成老早存在他腦海的臺灣史系列著作，包括一部臺灣社會發展史將以我們家族四代為經緯。

十年前，樹仁得知我們這支燕山黃氏是蒙古人後裔，始祖是七百年前在福建南安縣當地方官的蒙古軍人。樹仁立即走訪南安，攜回二十多冊族譜，再以一年半時間撰成開臺族譜。他對我們曾祖父以降每一位先人的生卒年月日、靈骨的歸處與編號，以及在世子孫及其配偶的生辰與地址資料無一不小心查證，不容有一處錯誤。樹仁很有性別意識，對男女一視同仁，不分性別，子子孫孫都列入族譜。

樹仁常說我們家的基因很好，三代都很長壽。但他的小妹及我們一位堂哥已經相繼罹癌去世，另有三位堂兄弟姊妹也得過癌症，這個數據已經打破他的預言。只是萬萬想不到，死神下一個目標竟是他。樹仁向來重視健康，很少生病。只能說冥冥之中有太多的因素是科學與人的理性所無法預期與征服的。

生之搏鬥：理性可有迷惘時？

2015 年 8 月 18 日晚上七點多，接到樹仁來電，聲音急促，說他有嚴重的健康問題，腹部已強烈疼痛十幾天，萬芳醫院需要等上一週才能進行斷層檢查，希望我安排他至三總急診。當晚特別趕來協助的年輕醫師認為這樣的劇痛應該不會是惡性腫瘤，安慰我們。沒想到檢驗報告出來，竟是第三期淋巴癌！

面對這個惡訊，樹仁的個性就是積極面對，甚至期待養病時可以專注寫作，「因禍得福」也不一定，如同我幾個好友罹癌之後反而著作產量大增。前兩個月的療程與結果似乎頗為順利。理性的樹仁從不喊痛，從容地承受化療帶來的恐怖劇痛。我問過他好幾次，為什麼他可以忍受那麼大的肉體痛苦？他總回答說，哀嚎不能解決問題。但是情緒與壓力的發洩呢？難道理性有這麼強的力量可以產生轉移作用？這個問題再也無法問他了。

事情從 10 月份開始發生變化。27 日這天，樹仁回到醫院進行第四次化療，當時他已經非常虛弱，我們還以為是化療的副作用，其實癌細胞已侵入他的腦部，損害到神經進而影響他的四肢行動能力。樹仁凡是設想周延，防範未然。他交代弟弟不能讓他成為植物人，囑咐我輔導他最不放下心的胤侃。樹仁有寫日記習慣，最後一則日記就是弟弟樹傑將陪他進入加護病房。三天後他進入加護病房。

接下來的十天，樹仁每日進行頭部放射，也接受化療，過程還算順利，情況似乎也很樂觀。樹仁的學者本能也蠢蠢欲動，他不但學習當病人，也默默觀察醫護人員，雖然口語含糊，但我聽懂他說許多制度需要改革。有一天，他在接受化療之後，露出興奮表情，表示他瞭解了藥物在他體內如何對抗癌細胞，他可以感覺到身體從某個部位開始一區接著一區被解放。他要我們先離開，他要全心全意體會身體被解放的過程。他妹妹如玉很高興說，好、好，出院後可以寫好幾本書。醫生說後天應該可以離開加護病房。

奈何天不如人願，隔天傍晚，樹仁首次出現感染問題。當晚我們被叫回病房，醫生建議插管，樹仁意識很清醒，樹傑與他溝通後得到他的同意。我多次詢問樹仁插管痛不痛，他總是搖頭，我想不透他怎麼受得了？我說，我好怕好怕插管帶給他巨大的痛苦，他的眉毛揚起，好像在說，我已經馴服了多少的劇痛，插管算什麼？不舒服而已，接受它就是。

兩個多月在加護病房的日子，樹仁只有兩天曾出現混亂與軟弱的情緒。第一次是剛入加護病房不久，他驟然間出現創傷症候群，大發脾氣，控訴醫院企圖將他做成魚罐頭，我們聽不懂，他更生氣，命令醫生護士都進來，威嚴十足，命令我們立刻查詢一位做罐頭的實業家，姓許的，父親是民初作家，乍聽他的話很有內容，於是我們急著 Google、找 Youtube。隔日醒來，他說他連續做了一個 24 小時很長很離奇的夢。我問他記得夢境嗎？他說記憶猶新，但對現實中眾人被他罵得很慘毫無印象。第二次是某個晚上，他不讓我和他妹妹離開，希望我們陪著他。

接下來的日子，樹仁的病況起伏不定，曾有過的幾道曙光都是乍現而已。我們惴惴不安，但仍樂觀以待，希望他的四肢功能可以慢慢恢復。過了一個月，樹仁仍然無法拔管，必須氣切，他一開始反對，後來被弟妹勸服。這段期間樹仁的意識始終非常清楚，每日我們會告訴他雅靈得到很好的照顧，很喜歡她在三總的醫生，要他不要掛念。我也會告訴他國內外的時事，他仍然很關心。

樹仁約有兩週的情緒時而低潮，時而生氣，希望我們以理性面對他的生死。以前我和他提過，我的父親在加護病房待五個月經歷生死兩難痛苦。樹仁希望我不要讓他受這種苦。我承諾，時候到時，我會勸他的弟妹。但樹仁，你的家人不到最後關頭怎捨得讓你走？到最後幾日，樹仁的母親囑咐我，請他不要記掛父母，安心地走。我始終說不了口，我也捨不得啊。

樹仁一直婉拒朋友探視，在過世前兩週才同意同事張恆豪與陳婉琪來訪，看到他們，他真的很高興，眼角泛淚。他的三位學生隔天也來了，拿出多位同學的錄音問候，他含著淚，我不禁潸然。當天他已經逐漸喪失意識，過兩天就陷入昏迷，投藥後不久甦醒過來。我們以為他度過了難關好高興。隔晚，他的精神很不錯，我問他要不要聽點交響樂？貝多芬？他點頭。我打開第五號與第九號交響樂，還有月光奏鳴曲，他似乎專注在聆聽。我離開時音樂持續播放著。翌日，樹仁再度陷入昏迷，沒有再清醒過。我們認為樹仁在這最後十天仍有意識與聽覺，只是無法與外界溝通，所以一如平時和他說話，放音樂給他聽。我很想很想問樹仁，當你進入我們無法相隨的世界時，是不是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伴隨著你？

死生幻境：難以割捨

1 月 17 日晚上樹仁的生命跡象已經不穩定，胤侃好幾次搖著他叫爸爸醒來啦。18 日 2 點 34 分醫生宣佈心臟停止。雅靈前來告別，跌跌晃晃，語無倫次，千言萬語，無從說出。悲耶慟耶，命運對他們何其殘酷！

雖然心理已有準備，還是太突然了；雖然知道樹仁是無神論者，仍急忙叫我出家的妹妹趕來誦經助念。樹仁你應該不會介意，這個師父也是你向來愛護的親人。我們合十念阿彌陀佛伴著樹仁大體。胤侃說，他聽到爸爸喊好餓，想吃鼎泰豐，喝啤酒。胤侃說，爸爸已經兩個月沒吃東西，一定很餓。下午，他就去鼎泰豐買了爸爸愛吃的食物供奉在靈堂。胤侃還說，爸爸有跟著他回家，在他身邊飛來飛去，輕飄飄的，很高興的樣子。樹仁的妹妹如玉擔心胤侃是不是秀逗，也擔心樹仁還不去他應該去的地方。

23 日晚上是樹仁的頭七。我沒有信仰，只是希望樹仁在另一世界過得好，而且在佛聲中緬懷他，可以讓淚水洗滌悲傷。進行儀式之前，我問胤侃這幾天是否還看到爸爸？他說爸爸大部分時間待在靈堂，不過只要他一叫就會出現。我學著如玉勸他，要跟爸爸說他應該走了，去他應該去的地方。胤侃回答：「走不走是他才能決定，我不能決定啊。」胤侃說得灑脫，其實內心不是這樣想，隔天我們才知道。

一位道長與二位道姑組成三部和聲。我第一次聽到這麼優美、好聽、專業的金剛經吟誦，樹仁應該不會抱怨吧？第一段儀式結束後，我忍不住問胤侃：「爸爸在嗎？他有什麼反應？」「他很煩，我也很煩。」第二段結束我再問：「爸爸現在覺得如何？」「他跑掉了！」聽到這樣的回答不笑也難，只是我迷迷惘惘，半信半疑，難以決定要信或不信胤侃之言。

隔天胤侃告訴如玉，對爸爸的感應已經變弱。他說昨晚儀式接近尾聲時，有人來接爸爸，他要爸爸留下來，留到學生幫他完成著作之後再走。他說爸爸想和來接的人走但又捨不得他。胤侃以為做完頭七，爸爸已經領到通關牌，何時走都可以。他要爸爸隨他去美國。如玉一直勸他，生死有別，再捨不得，仍得放爸爸走，去天堂也好，去投胎也好。胤侃嚎啕大哭，一直流淚，最後終於點頭。

樹仁你走了，我彷彿聽到你嘿嘿笑著：我解開這個亙古謎團。我們卻陷入迷惘，不知胤侃所言是真是幻。我猜你會說，這是每人必經之路，不急不急，終有一天你會回歸自然。或許你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難掩興奮，繼續當起社會學家，誠如你一位學生說的，四處找人辯論，已經找到了韋伯，更可能你和久別重逢的陸先恆正在暢快杯酒言歡。這樣最好，生死有別，放下吧，不要掛記。我今生何其有幸當你的堂妹，如果還有來世，請再與我結緣。

懷念小姨父

王大宇／雅靈的外甥

小姨父與我相處的時間總體來講並不是特別的多，在台灣大概有三次，在美國共有八次。但是他對我一生當中的興趣和喜好有非常大的影響。

打從第一次認識小姨父起（當時我還稱呼他為黃叔叔），他就帶我到戶外活動，像放風箏，還有到北海岸海邊戲水游泳。後來當我們全家移民美國，而小姨父和小阿姨也分別都在美國留學。在我高二升高三的暑假當中，他和小阿姨租車帶著我和弟弟，還有當時剛好從比利時來洛杉磯的二姨及兩個表妹，遊玩大峽谷國家公園的南北兩緣、西部片拍外景的聖地 Monument Valley、包偉湖／格林峽谷國家休閒區、以及錫安國家公園，使我大開眼界，並且從此產生對自然和歷史遺產與美國國家公園體系的愛好，同時他也教導我如何規劃旅遊，從此奠定了我對旅遊的喜好，並導致我成為我家最常規劃旅遊的人。

隔年暑假，由於小熊表弟的出生，小姨父和小阿姨又把累積飛行里程所得來的機票轉送給我和弟弟，邀請我們哥倆學習自己坐飛機前往他們所在的威斯康辛州州府麥迪遜市玩，住在他們的研究生公寓，並帶我們親身認識美國的大學生活。小姨父和小阿姨都非常鼓勵我和弟弟應該趁有機會時到處旅行，增長見識與體驗不同文化的生活，並開拓國際性的視野。因此在我步入社會工作之初，我也經常趁休假時遊覽了一些小時候未曾去過的國家。

在小阿姨和小姨父學成歸國定居就業之後，我們兩家仍然在美國聚了幾回，不論是他們來美做學術訪問時，在洛杉磯停留期間住在我們家，或者是我同家人到麥迪遜看望他們。2010 年暑假是小姨父全家最後一次到美國，小姨父計畫了一趟西海岸之旅，前後在我們家落腳，我們也陪他們玩了一程，最遠到達舊金山之後我們才折返，而他們繼續北上。去年十月是我離開台灣三十年半後首次返台，小姨父卻已生病。在我和家人返台期間，小姨父一直都住在醫院裏接受化療，只有在我們離台的前一晚，小姨父終於能夠出院回家，但是因為顧及他身體的虛弱，並避免感染的可能性，我們短暫的重逢只有半個鐘頭。想不到那竟是我見到小姨父的最後一面。

我一直以來都以小姨父和小阿姨為自己引以為傲的榜樣，小姨父的離去對我們大家都是非常難過及不捨的事，但是當我回憶起小姨父過去對我的鼓勵、指點和正面的影響，我要感謝小姨父給予我的關心，也繼續為他祈禱，祝願他能夠安息。

我記憶裡的小姑爹（你們似乎叫他老黃 or 黃韋伯 or 樹仁老師）

劉利貞／雅靈的外甥女

我不曾和小姑爹或小姑提過，其實他們翻譯的《社會學導引——人文取向的透視》，應該算是我的社會學啟蒙書。高三時，有個同學想推甄台大社會系，那時我心想，念那超辛苦，得念很久，沒想到後來，我自己考上了社會系。我早已忘了是怎麼從圖書館翻到那本年代久遠且早已破破爛爛的書，但在大一開學那周、書單備齊前，那似乎是我讀的第一本書。

小姑爹以身為社會學家而自豪，我很晚才意識到這是多麼難能可貴。小姑爹與人談話時常以「我是個社會學家」自居，不了解小姑爹的人可能會覺得這人有些臭屁。但仔細想想，「社會學家」又不像「我是郭台銘」或「我是總統」之類，一說出來就能引起廣大迴響的社會身分或地位，許多人可能連社會學都一知半解。

我想那大概代表著小姑爹的中心信念——他研究了大半輩子的東西，已經融入他的生活，與他不可分割。小姑爹對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總是興味盎然，也總能用他獨特的視角做出令人深思或莞爾的註解（我想你們都領教過了），不論是在書房內閱讀、思考或在外行走觀察，無處不是他的田野。

在離開學校、把書上的知識忘得一乾二淨後，我才開始感受到，對我而言，小姑爹對生活的態度代表了社會學的高度。他對周遭人事物所提出的「理性分析」，其實源於他對世間事物的關切與在意，那些犀利尖銳的言辭與文字、或一派肅然的態度下，是柔軟的感性。

好吧，其實我並不想寫得這麼嚴肅。我只是想說，一個能以極大熱情持續關切我們所在的世界，卻又冷靜節制不願只是隨情感而發聲、勉力以邏輯尋求最貼近合理解答的人，在現實中原來如此難得。

很難確切描繪出小姑爹是什麼樣子。他會在課堂上用大大的眼珠子盯著台下的人（是的，我大學時也被抓去上他的理論與思想史），彷彿下一秒你就要因為沒預習、複習、英文又翻不出來而「下地獄去吧」，卻也會在課後擔心學生不讀書怎麼辦，或滔滔不絕講起某個學生的研究和哪個學生做了啥新鮮事……做研究、教書、吸收新事物，他似乎從不以這些為苦。

我來爆點你們有些人或許不知道的料好了。有次早上，我去小姑家，小姑爹正忙著洗衣服，小姑說在家裡洗衣服是小姑爹的工作。我問為什麼，小姑回答，因為

小姑爹某次抱怨她一次在洗衣機裡塞太多衣服，會洗不乾淨，從此以後，這份工作就「讓賢」了。

還有次，小姑隔天要出國開會，我去他們家時，卻看到小姑爹在房間收拾小姑的行李箱，邊問在客廳和我說話的小姑什麼東西在哪。在我疑惑的眼神下，小姑說，因為小姑爹曾經跟小姑說，她都不把東西疊好，行李箱會關不起來或爆掉，此後，這位整理大師就一直自願幫忙收拾行李了……。

我小時候曾覺得小姑爹是個嚴肅的人，後來卻覺得他有種老派的浪漫。小姑和小姑爹很喜歡健行，他們常在假日時開車到北海岸。有次我們一起去走鼻頭角步道，那天海風不小，我們向著燈塔的方向走去，小姑一人走在前方，我隨口問起小姑爹好像很常來北海岸，他聲音很輕地說：「因為你小姑蠻喜歡北海岸一些地方。」

對小姑爹的回憶很多，真要說似乎說不完，腦海裡有他拿著啤酒在餐桌邊一派輕鬆的樣子、他不自覺高聲而自信地談起什麼的模樣，也有小姑生病住院時，他在病床邊特意說起有趣事物逗小姑開心的畫面。我想我會想念他。

朋友眼中的樹仁

A True Believer

李丁讚／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樹仁是一個真正的信仰者（a true believer），只要是他相信的事或人，他一定會去追尋，直到徹底實踐為止。

在所有社會學家中，樹仁最喜歡、也最相信韋伯。他碩士論文寫韋伯，博士論文也是寫韋伯。為了能夠讀懂韋伯的原典，他學習德文，到德國住了一年，很高興因此更能讀懂韋伯。開始教書後，他喜歡教韋伯，更喜歡用韋伯的觀點，尤其是他的歷史比較法進行研究。他是一個道地的韋伯學者（a true Weberian）。

但是，樹仁對韋伯總是有獨到的見解或詮釋。有一次他告訴我，韋伯所謂的「比較」，並不是把兩或三個社會拿來比一比就算了，更重要的是，在進行這些特定社會的比較時，我們要把這幾個特定社會擺置在其他更多相關社會的脈絡中，這幾個特定社會的比較才具有價值，她們之間的不同才能顯出特定的意義。他認為，一個真正的韋伯學者，一定要對世界有一種「整體性」的掌握，就像韋伯做不同宗教比較時，對世界各主要不同的宗教，都有很好的理解。

在這個理念下，樹仁、雅靈與小熊利用每個寒暑，到世界各地進行田野似的自助旅行，足跡遍及亞、非、歐、美各地，嘗試對每個國家做一種總體性的觀察。由於看過很多國家，他每到一個特定社會，馬上對這個社會有一種「特定」的理解，這個理解，他解釋，乃是建立在他對其他不同國家的整體理解而來的。他認為，這才是韋伯比較法的真諦。

西元 2000 年初期，他從韓國考察回來告訴我，韓國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台灣遠遠比不上，日本也會被追過。我問他為什麼，他說，那裡無論大街小巷，每個地方都顯得那麼寬闊、廣大，她的「國家能力」很強，官僚的視野遠大、又有魄力，怎會不強呢？其實，這時候韓國經歷「亞洲金融風暴」不久，社會看來很慘，但是，樹仁腦海裡的世界圖像，馬上讓他看到這個國家的獨特性，進而能看到事物的本質。

很多人都認為，樹仁觀察力很強，只要看到事情的表面，就能夠洞穿底層，看見事物的本質。這當然跟他的聰慧有關。但是，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腦中有一個韋伯式的整體圖像，任何事情跟這個圖像一比，馬上可以揣摩出其特有的意義或價值。我認為，這是韋伯的真正信仰者——也必然是真正的實踐者，才能擁有的能力與智慧。

其實，從在威斯康辛讀書開始，樹仁家裡就訂閱了各種書報雜誌，包括 National Geographic、Time、《科學人》等，讓他可以廣泛地對各個社會文化進行閱讀，也讓他腦中的「整體圖像」更豐富、具體。有一次我問雅靈，他怎麼有那麼多時間與金錢訂閱這麼多書刊？雅靈告訴我，這是樹仁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很堅持，無法割捨。

其實，他堅持的豈止是閱讀書報的生活方式呢？他可以花 14 年的時間拿一個博士學位。可以把一家兩個教授薪水的錢全部花光，到五十五歲要買房時，才發現家裡連頭期款都付不出來。可以在五十五歲時才想到要升等的事，才開始寫文章出版。當別人汲汲營營地過生活時，樹仁卻以飽滿的精神能量，以及緩慢的步伐過著他的日子。但是，只要跟他談過話，或是上過他的課的人，都知道樹仁的知識能量，早已超出很多知名的社會學家甚多。

我本來有點責怪樹仁，認為他太逍遙自在，離社會太遠。現在，我突然瞭解，樹仁的生活方式原來是一種對韋伯方法論的實踐，不管是休閒、旅行、甚至到德國短暫居住一年，都是一種實踐。對樹仁來說，學術、生活、研究等，都已經融為一體，都是「確信」之後變成一種堅定的「信仰」，進而從「堅定信仰」生產出各種不同形式的生活實踐。樹仁所過的人生，是一個沒有「異化」的人生。他有堅強的意志力，無比的信心，立志要用韋伯的方法，寫一本對台灣的歷史社會學考察。

可惜的是，樹仁沒有能夠完成這個心願就離開我們。他認為韋伯的「歷史」源遠流長，是一種「縱貫史」，而不是「斷代史」。因此，他對台灣歷史社會學的考察，也必須對台灣史有整體的掌握後才能下筆。他讀政大政研所時，就對日據時代的台灣有興趣，碩士論文也以此為題。拿到博士學位後，他開始研究戰後台灣史。最近幾年來，他開始研究清代歷史，甚至溯源到宋朝。很遺憾地，當他所有的準備接近成熟時，卻不幸離我們而去。

我一直認為，樹仁可以寫出第一流的社會學，只是，他的韋伯式的社會學，需要世界社會的整體圖像，也需要社會內部的縱貫歷史，這些準備花去他太多的時間，也不是單篇文章可以輕易交代清楚，這使得他的出版一直延後。但是，他萬萬沒想到，他竟然就這樣離開人世。

樹仁在化療初期，雅靈的病情其實不輕，但他還是一樣樂觀、堅定。當我們建議他請人來家裡幫忙時，他還是冷靜分析，認為他和小熊兩個人分工合作，一定能夠把雅靈和他自己照顧好。他太有信心，總認為自己可以把事情看透，可以克服任何困難。我也很相信他的聰慧，過去很多事情也再再印證他的聰慧，只是，這個世界太複雜，好像不是人類智慧可以完全穿透的。

韋伯不是耶穌——追憶我的朋友，黃樹仁

李瑞中／紐約大學阿布達比校區社會研究與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

韋伯死了，網路上一片追憶他的神蹟的文字，看得很感動，但我卻想著彼得，那個雞鳴之前三次不認耶穌，卻意外成了教主的彼得。

耶穌是被猶太人害死的，梅爾・吉勃遜還拍了一部電影叫《耶穌受難記》，把猶太人的罪證在兩千年後的大螢幕上呈現。韋伯一生不被主流社會學肯定（除了慧眼識英雄的鮑伯・郝瑟教授，特地問那學識淵博的威斯康辛社會系友是誰？我們怎麼放他回台灣來的？），而死後臺灣社會學會居然發函請大家悼念他，似乎頗有猶太人悼念耶穌的味道。

但這並不令人意外！耶穌降臨，因為神愛世人，遣神子來救贖人類的劣行劣跡。耶穌活著的時候，猶太人揶揄他、嘲笑他、攻擊他，說他是叛徒。耶穌死了，那般無怨無悔地在十字架上斷氣，猶太人才理解到，他們也許親手將舊約裡應許的彌賽亞殺死了。

跟韋伯辯論社會學的人，很多不懂社會學，更多是根本連書都不讀的人。和耶穌不同，韋伯來世上，不是上帝要他來傳福音的，上帝是派他來考察這個世界，要他形成個個觀察，歸納出種種解釋，來決定要降罪還是救贖這個世界。

韋伯一甲子的人間旅程，極端不被瞭解。以韋伯在社會學的武功修為，連社會學主教們都應該虛心向他求教。但現實不然，韋伯浪跡天涯，在後世徹底遺忘的亞西納包容下，過了五年遍尋不著會堂的生活。

韋伯不是生來就如你們見到的那般勇武不羈，他曾自述在走廊上碰到施洗約翰，惶惶然不知所措。在知識面前，韋伯的謙卑更甚於那群圍繞在他身邊，死前嘲弄他與死後追隨他的人。韋伯猶如赤裸般害羞，不是因為國王的新衣，而是因為他誠實地面對自己當時武學精進歷程的卡關，因為自己遲遲打不通任督二脈，而感到慚愧。

大多數的拉比終究還是沒有認出耶穌是真神，反倒是在藏匿在擁擠城市裡的小猶太會堂認出韋伯獨特，張開雙臂擁抱他。韋伯一開始是不適應的，他很感激會眾對他的親切，但他們不認識神。然而韋伯慢慢領悟天父遣他來的目的，不正是要幫助他們認識神嗎？於是韋伯挽起衣袖，捲起褲管，認真地耕作這片荒蕪的田園，一株一株秧苗地呵護著。

喀爾文的教士還是嘲笑他，這些人不是上帝預選的子民啦！你何苦浪費時間在他們身上？殊不知三位一體，韋伯即是上帝，他逼迫著這群已經不進會堂、不讀聖經的一神教徒，一個一個字把希伯來文翻成希臘文、拉丁文，繼而英文、德文、中

文等現代語言，捧著這本斷簡殘編，理解這個社會。當然，在他的引導之下。

有些追隨者，把韋伯的言論記錄下來，遂成了一卷一卷的新約福音書。福音書冠上弟子之名，或稱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形式是學位論文，實為韋伯練功，自問自答，如老頑童周伯通左右互搏的實錄。

兩千年來，紅衣主教團在秘密會議上，一如往昔，拒絕韋伯的神職，更別說選他當教宗（不過教宗自古即是假貨，女子生育也曾任該職，絕非如天主教會宣揚的如此這般），持續拒絕認可他的福音。韋伯不以為意，在由都市遷徙到郊區的小會堂裡，他揮著汗，一磚一瓦辛苦建立起他心目中的迷你知識烏托邦。

如今，烏托邦依然是烏托邦，人類仍舊重複兩千年前的誤失，亞當和夏娃仍舊為了禁果被屏除在伊甸園之外。韋伯追隨耶穌回到天國，地上的人繼續無知，爭論著無謂的意識形態，本著偏見與歧視，相互殘殺，彼此毀滅。韋伯笑了？

是的，他的確笑了。他笑的是他根本是無神論，不相信天父，哪來這整篇勞什子？他是極端的人本科學主義者，信仰機率與統計，甚至懷疑真理是否可能，不單只是真理是否存在。以上假說，純屬穿鑿附會，是禁不起經驗證據檢驗的！

然而儘管他的精神就將與他的肉體一樣灰飛湮滅，但他長存在我們的記憶中。愛他的、恨他的，理解他的、誤解他的，記憶不會區辨儲存它的腦細胞屬於聰明的還是愚笨的，是追隨者還是迫害者。韋伯笑了，因為上帝是公平的。我們研究社會學，不就是要懷著對公平社會的一個企求與想望嗎？只是我們選擇的途徑與視角可能大相逕庭罷了！

韋伯的一甲子受苦了，但他樂在苦中。我常常無法理解他如何每天認為天下都是笨蛋，還能夠活得那麼自在。昏聵如我，對於笨蛋，避之惟恐不及，而韋伯反其道而行，主動迎向笨蛋，抓著笨蛋的手，一招一式比劃給他看，教他如何挑戰自己，然後誇獎笨蛋：嗯嗯，你做得好，有到威斯康辛等一流武功門派拜師學藝的資質。然後笨蛋開開心心朝天寒地凍的米國中西部前仆後繼，沿途散落著求道不成、為了韋伯誇獎而捐軀的青年，然而每一個捐軀的青年現在都閃閃發光，因為在加持的過程中，韋伯為他們注入了寶貴的靈魂，求真求善求美的靈魂。

韋伯走了，三日之後並未現身；他是真的走了，不是彌賽亞。然而他帶給我們的救贖是真實的火，不是虛幻的光與鹽。所以不要怪罪不理解他的世人，他要的不是我們的擁抱與追隨，他要的是我們拿著火炊食，不再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他要的是我們就著火光閱讀、探求真理，不再被荒謬的聖經與邪說蒙蔽；他要的是我們藉著火取暖壯膽，走到沒有文明的幽暗地帶，探尋文明遮蔽的真實存在，生物的、文化的、宗教的、歷史的，當然還有社會的！

韋伯不是教主，他要你打倒他的論述，不要你複誦他的學說。稱他作耶穌是一種褻瀆，他不要彼得與門徒把他的話編成不可篡改的聖經，他要你超越他，於是你

變成不是韋伯卻更偉大的韋伯。他成功替人間盜來了火種，也經歷了普羅米修斯的煎熬與磨難，現在被海克力斯解救了。他遺留在人間的，是我們記憶中無盡的愛～

謹以此追憶我的朋友，黃樹仁。

後記

這其實是第四個版本了，前三個版本都在泫然而泣中嘎然而止。寫著寫著總覺得黃樹仁會嘲笑我，認為我的理性言行不一，在面對生離死別之際，皆幻化成妄言。

看了幾天的「Well.....一句話懷念樹仁大賽」和「#我記憶裡的樹仁」，其實很羨慕也很嫉妒。我記憶裡的樹仁，沒有你們記憶裡的樹仁那樣瘋狂。同樣出自武林中的威斯康辛，我們見面就是過招，一個現象一個現象分析彼此的觀察，一個解釋一個解釋地見招拆招，與經驗證據比對。這樣無止盡的來回，往往忘了時間，忘了身邊親人朋友被冷落的不耐，精疲力竭，不得不止之際，只有快意二字可以形容！

其實威斯康辛畢業的人都有一股傲氣，甚至有人曾經開玩笑說，前面學長姐把人都得罪光了，害得學弟妹找工作那麼困難。不過後面的學弟學妹之嗆辣，恐怕不輸先行的學長學姐。但這裡不被外人所理解的是那種對知識的執著，對權威的勇於挑戰，以及對事不對人的批判精神，這種批判精神不是只有臧否他人的研究，對自己的要求也不遑多讓。因此很多威斯康辛的人產量都不是特別豐盛，有問題的作品，我們不輕易出手。而這些半成品，敝帚自珍之餘，都在這些聚會中的唇槍舌戰找到智識上的滿足。

高手過招，往往一劍封喉，點到為止。旁觀的人還分不清誰輸誰贏之際，高手已然收劍入鞘，結伴飲酒去了。和樹仁在一起，少不了啤酒。那年他和雅靈帶小熊在麥迪遜休假一年，我永遠忘不掉他一臉滿足的笑意，端出他剛剛在當地超市搜刮到的 Octoberfest 的欣喜，犒賞我們一陣過招後的辛勞。那年也是我人生轉折很大的一年，原本已經搬離開小麥，又回去，遂得以和他們有更多的互動，實際上是三不五時不請自來的「食客」。但好客的他們也從不在意，總是熱情地加一副餐具，指導我這個小學弟。而也是他們在小麥的時候，我的指導教授要離開轉赴東岸任教，其他老師要留我下來，我掙扎之中，樹仁花了不知道多少時間，講述過往學者類似的遭遇，讓我得以更理性地面對這個困難的抉擇。

在我們眼中，武林中多的是武學造詣低落的凡夫俗子。我鮮有耐性與他們交手，點撥兩下，便轉身走人。樹仁不然，他總是努力要發現對方的優點，把對方詞不達意的攻擊，用他自己的內力，加強成言之有據的挑戰，然後再思考對策。我笑說這只有周伯通左右互搏的境界堪相比擬，然而背後則是獨孤求敗的哲學。

第四個版本在一早起床寫就，自覺是最符合我跟黃樹仁相交多年的脾胃。

我第一次見到樹仁，是在台北大學城區部的時代，那時大家擠在小小的空間，用接不到天花板的木板隔間，每個教授一個小空間，隔壁擤個鼻涕，大概都會吵醒

正在睡午覺的人。我拿到威斯康辛的入學許可，即將啟程，想要聽聽看校友前輩對於在那邊求學有什麼建議。樹仁劈頭第一段話，就說你在威斯康辛生存下來絕對沒有問題，你要思考的是如何追求卓越。會後他帶我到城區部附近的異國餐廳午餐，開啟我吃喝他的第一頓飯。

到了威斯康辛，那年暑假他們在麥迪遜度假。臨走，請他的故舊好友在大學路上的一家小酒館吃飯。當天下午我在陸先恆家，先恆要我一起去，說樹仁一定說歡迎，所以我就不請自來了，此乃我吃喝他的第二頓飯。

大約是研究所第三年，剛寫完自己還算得意的碩士論文，但總覺得懷才不遇，不受指導教授重視，我想轉學。問黃樹仁，黃樹仁二話不說，就寫信給謝宇，替我引薦，要我轉到密西根去。謝宇聽了黃樹仁的介紹，雖然與我素昧平生，竟答應讓我轉過去。後來雖然由於我的指導教授立刻表示以獎學金留我下來（之前我當了一年助教，雖然在人口與區位中心當年沒有中心獎助的學生裡排序應該是第一，但又拿了一年別的教授的錢，跟自己指導教授反而互動稀疏），我又留了下來，這裡樹仁差一點改變了我的人生。

之後他和雅靈到麥迪遜休假一年，住在學人宿舍，我更是三不五時到他們家叨擾吃飯，請教他大大小小學術、生涯種種的事情，而我跟著指導教授轉學去紐約大學，也是他的建議。這裡，他的論點又是追求卓越：難得老師願意帶你去，機會斷不可失。他決定了我的人生。

回國來之後，他恰好輪值當系主任，邀我到台北大學兼課，我當時已經答應台大要去兼課，卻無法拒絕他的盛情，而且他為了台北大學學生找好老師的殷殷之情，讓人感動，說你如果沒辦法來上課，我們請你來做一系列的講座也好。我第一堂上課，樓下大老遠就有助教還是學生來接，剛出電梯門口，他老人家已經迎在那兒，拉著我的手，又當面謝了一次我願意去三峽北大任教。我教育部的教師證，也是台北大學主動替我辦理的。我在臺大兼課，聘書大多是寄到辦公室，而黃樹仁則是親手將聘書奉上，讓你感受到他有多麼尊重老師，讓你覺得到台北大學上課是稀有的禮遇。我理解這是他為學子做的，即使孩子不懂，甚至上課未必認真，但他要為他們盡他所能，爭取最好的老師，替他們上課，給他們最好的教育。

早先的版本裡，還寫了一些不為外人知的學界秘辛與回憶，由於牽涉人物與街談巷議，就容我援引美國憲法的第五修正案，略過不表。不過仍讓我踰越地作結：在充斥著人格扭曲、邏輯不通、觀察浮誇的學術界，黃樹仁仍保有少見的赤子之心、冷靜的腦與銳利的眼。他的離開，讓知識界更顯得長夜漫漫，不知何時才見曙光！我們有可能期待更多的黃樹仁出現嗎？要如何做，下一個黃樹仁才會免於普羅米修斯之苦，也許這才是我們不要跟著美國學術界繼續「唉唉叫」的解方吧！

樹仁主任

林美伶／台北大學社會學系辦公室助教

樹仁老師接系主任的時候，剛好系上從台北搬到三峽，全新的空間，一切規劃從頭開始，樹仁老師對系務非常投入，我總覺得他在實踐他的教育理念，他會告訴我大學應該是怎麼樣，學生的學習環境應該是怎樣，然後聽他唸著社科大樓的設計多麼失敗……，我常想如果他可以去辦學，那會是所怎樣的學校呢？！

他總是想著可以為學生做什麼，許多的作法都是前所未有。舉辦師生午餐約會，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打開所有老師研究室的門舉辦全系迎新。不讓學生舉辦謝師宴，改由老師請學生的全系送舊取代（記得第一次辦的時候，剛好輿論在討論老師參加謝師宴的適當性，為此樹仁老師還接受了媒體採訪）。鼓勵學生出走，有了社會實踐計畫補助和社會實踐報告獎。舉辦撥穗典禮，學生有屬於自己的畢業典禮。系上開始不一樣了，我覺得他是改革家，一點一滴的在改變這個系。

真的很難相信樹仁老師已經離開我們，社科 6 樓走一趟，走廊上的桌椅，閱覽室陽台的桌椅擺放，閱覽室裡的書同學編碼又貼錯放錯位置，掃具出現在不該出現的位置，廁所不提供衛生紙是不可思議的，到處都有他的身影，日後我們在辦學生活動時也很難不想起他，因為這些都是他建立的傳統。

我很幸運可以有機會跟著樹仁主任做事，從他身上學習到許多，我想，或許現在他在另一個世界也開始在規畫改變那個世界了。

說樹仁的一生是個 Celebration！

郭文般／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從來沒有想過，樹仁也會有一次帶給我們漆黑一片的感覺，並且來得如此迅猛而無可逃避。我要稍稍修改一下約伯的話嗎？「願你離開我們的那一天，成為被詛咒的日子！……」但料想，樹仁會拍拍我的肩膀，若無其事的說：「Well，不要太 emotional 了，生活當中得要多點理性才好！」

情緒拉遠，理性稍張，客觀地審視，我要說：樹仁，你這一生著實是個 Celebration！

* * * * * *

樹仁來到這個系以後，系上「集體的」情感與理性開始慢慢地產生激烈的共振，我們的聲音變得很大。同仁之間相互笑鬧與爭辯之聲交雜於教師聯誼室、系務會議……，遠遠聽到的人可能會為社會系老師們的精神狀態擔憂；學生當中的聲音也慢慢地暈了開來：期初迎新夜的喧囂之聲、學生開始在系上停留、走動、開個小會議的聲音……。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變得沉靜，特別是在樹仁精心塑造的閱覽室，這其中擺滿了他一本一本親自買來的書。而今隨時可見埋首其中的學生們。唯一遺憾的是，他「閱覽室中不得吃食」的規定，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Well！」他一定會說：「只要學生真正讀書，其他的都不重要。」

閱覽室的設置不是一件小事。這是樹仁企圖塑造改造社會系的「結構」的一個措施。

樹仁對這個系的貢獻可以從這一點引出。幾年前，我們從一個空間分佈令人束手無策的民生校區搬到三峽來。老師們也是眼尖的，看準了這個時機的重要性，共謀「政變」，修改了當年系主任一任兩年、只任一次的規定，硬生生地讓樹仁承擔了從民生校區搬到三峽來的「歷史時機」的重責大任。

他果然是不負所託的。舉凡這個系空間的或社會的「結構」，他都精心的規劃過。他是有十足決斷力的，但另一方面，他也是廣納建言的。除了老師們固定的午餐時間是個好時機之外，他常會用特殊的方式進入你的辦公室：重重地敲兩下，你還來不及「請進」的時候，他已經不由分說地把門打開，然後，丟出他的新構想，問你的意見……。然後，我們就看到系上開始有全員迎新、全員送舊、社會實踐、碩士論文發表會、論文比賽、外賓演講……。

設置閱覽室只是其中之一，但如今想來，這個閱覽室的影響相當大，這是一個充滿社會學知識的空間，它位於整個系的正中央。下了系主任之後，他還志願當圖書委員會的召集人，讓華人出版的書持續地一本一本經過他的挑選後不斷地進來。他是一個全方位閱讀的人，這個閱覽室也慢慢地成為一個全方位讀書的空間。學生開始被吸引到這裡來，書香逐漸透入個別學生的心靈，而後再透過他們蔓延開去……，更多的學生逐漸受到感染；連我自己都受益匪淺！

但樹仁最引人注目的不是這些，這種「結構／制度」層次的東西，不易一眼看穿。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毒舌」。從學生的角度來看，他的講課當然是動人心弦的，儘管上屆的學生在撥穗典禮中，表演了他的課「能否及格」有如喀爾文的「命定論」一般難以預測。但即便學生有時被他嘔到，學生也知道，找他吵架絕無後顧之憂。

對同事來說，包括我，和樹仁的爭辯總是一件快意的事。他的用詞經常刻意地辛辣或甚至是毒辣，切事乃至於刻薄，但總是那麼淋漓盡致，特別是他針對別人而發的時候更令人覺得過癮極了；但即便自己中槍，「事後」也會覺得他還真是幽默。更何況，來而無往也是不合乎禮節的，而我們都是那麼守禮的人！

然而，這種爭辯，骨子裡非常合乎「理想的溝通情境」（他可能不高興我竟然把他的作為和哈伯瑪斯的概念作了連結）。但每一次的爭辯，對我來說，都有助於自己的澄清。甚且，對系上老師們來說，慢慢地一種敞開心懷的溝通文化逐漸孕育而成。對這一點，也許年輕的老師們的體會會更為準確，當然得在他們慢慢從訝異當中恢復過來之後。

* * * * * *

樹仁，據他自己說，是一位「無神的喀爾文主義」者。他相信，他是被選的一位。對此，我沒有甚麼疑問。作一位社會學家是他的「志業」，他以他人生的精華，在這個系上充分地將它實現出來。除了他的出版之外，在許許多多的學生、同事，包括我自己，的身心上所受益於他的不可估量。他有充足的理由想信自己是一個被選的人，而我願是他的一位見證者。

因此，我要說：樹仁，你這一生著實是個 Celebration！我要為你喝采！

悼念樹仁

陳明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選舉剛結束，島嶼天光，卻傳來台北大社會系黃樹仁教授過世的噩耗。

初聽聞覺得難以置信。一年來我陸續聽到樹仁夫婦的健康出了很大問題的事，對他們的狀況的了解都是透過朋友而來，一直想找機會去看看他們，但是總因為他們在病中，不好意思打擾。印象中，樹仁在治療中，好像狀況尚可。主要的問題是因為夫妻都生病了，唯一的兒子沒法兩邊跑，所以是人手調度的問題。沒想到樹仁竟然走得這麼快！

我和樹仁在台北大同事了幾年。雖然後來我到清大，但我對那裏的人與事總有一份懷念。

當初研究室還在合江街時，幾個同事在中午用餐時總會擠到其中一位同事的研究室一起用餐，研究室其實非常狹仄，但是大家總樂此不疲，意興風發地談天說地。台北大社會系那時還有一個慣例，就是週四晚上一起在附近的小店吃晚飯，晚飯都很簡單，就是吃快炒什麼的，原本國賢還在時，我們吃得好些；後來國賢轉到台大，我們週四晚的飲食也跟著降級，有時就在洗衣店兼營的小吃店，穿過重重的床單和衣服將就。但重點從來不在食物，而是同事之間的討論，系務往往也是在這個場合就達成初步的共識了。

便當會或餐桌上你一言我一語，話題總會轉向政治。在我們的熱切討論中，樹仁有時會故意發出和大家不太一致的聲音，他是我們內建的 devil's advocate。那是在扁一任的時期，我們多少被自己的想望 carried away，有點不切實際；他的言論很多時候是非常銳利的，往往讓我們啞口無言，而綽號黃韋伯的樹仁也樂在其中。

這是我所認識的樹仁：不吝於和大家不同，但又因為他對人的真摯關心，所以並不顯得孤傲；在他微笑的神情中，透露著亂世中難得的清明神智，在熱鬧中孤單地發清亮高音的風采，韋伯式的風采。

後來我離開台北大，和以前同事的往來就淡了。但是因為雅靈的關係，和樹仁一年總有一兩次碰面的機會。印象中比較深刻的是一次雅靈的學生在中國做研究時被國保盯上，不斷被騷擾約談，搞得身心俱疲。樹仁擬了一份中國田野守則，讓學生在中國田野中知道如何自保，而老師們又怎樣營救，他特地找了清大團隊一起討論，之後這份文件成為我們代代相傳的田野教戰守則。樹仁在學問上是個細膩的人，但這件事更讓我體會到他在行政上的細膩。

女兒生病後，雅靈有一次找我去幫她學生論文口試，之後堅持要請我午飯，說

樹仁也想見我，幫我打氣。這對夫婦就是這樣，他們與人交往並不親密，總是很有禮貌；但是在你有需要時，他們總能適時的給你支持與鼓勵，讓你感到人情的溫度！

沒想到這對夫婦竟然在一年內同時遇到了健康的挑戰，更沒想到樹仁這樣就走了！

長長的嘆息之餘，我們承諾會好好照顧雅靈，也願樹仁安息。

憶樹仁

陳婉琪／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與樹仁的同事情誼，是點點滴滴很緩慢的累積。有時瑣碎到連我自己也不曾察覺。

第一次碰面是我的 job talk。這位黃某某老師，講起他的論點凶悍而篤定，論述之外的言語態度卻是極端的友善且包容。我心想，凶悍篤定的我見過，友善包容的也認識不少，卻從沒在誰身上看過這種特質組合！

進這個系沒多久，樹仁接任系主任。樹仁愛護學生，點子也很多。「我們來為新生做一本學生手冊！」「幹嘛把錢花在吃導生大餐？我們來安排跟學生的午餐約會！」「我們來試試，請老師們主動為碩班生提供碩論題目，來個師生合作方案？」「研究法的課程內容好像應該要調整一下？」……身為全系最菜的助理教授，我成為最積極也最配合的同僚。

這麼講會給人錯誤的印象，像是資深老師壓榨或菜鳥唯命是從之類的。憑良心講，這個系根本就沒有大老優先的位階文化，我骨子裡向來也不是什麼溫良恭儉讓的順民。那如何解釋我這莫名其妙的配合？當時的我從來沒自覺，自然也不會去想原因。事後回想，只能說，樹仁很重視每項工作的初衷與實質意義，而我很認同這份意義感，潛意識裡。

* * * * * *

正職頭幾年，除了適應教學與努力兼顧研究之外，也沒剩多少心思了。不過，仍隱約意識到，在這個溫馨互信的系裡工作與生活，是我的小幸運。幾年下來，共同經歷的，雖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件，但也時時穿插著精彩有趣的波折。

某個冬日，我研究室的筆電被偷了，黃系主任陪我去警局做筆錄，折騰了一下午。原本是慘劇一樁，我們卻出現莫名的興奮感。最後自嘲地提出解釋：這顯然是因為我們的平日生活著實平淡無趣至極啊！

某年春天，我與系上幾位老師（包括樹仁）一同到中國訪問南京大學。平日不運動的我和韻如，體力漏了餡，行路老是落後，被嘲笑為何我們這一行人年齡與爬坡速度成正比？

同事們越來越熟之後，「我們家地點就在樹仁回家路線上」是我的哥倫布大發現，於是厚臉皮地要求搭便車。從此，我把樹仁當專屬司機用。當然，輕鬆到家的代價就是每天傍晚要聽他高談闊論。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發生那年，我人在波士頓附近。後續的槍擊案離大學很近，樹仁一見新聞，是第一個 email 關心我安危的朋友。

＊＊＊＊＊＊

學術上我從沒想過要與樹仁有所交集。我贊同他海納百川、不分領域的觀點吸收，我欣賞他的判斷力、自信與敢言的勇氣。然而，有趣的討論僅限午間的打屁時間，天花亂墜的猜想與精彩的假設，不曾離開過教師聯誼室。回到各自的研究室，我做我的教育與家庭，樹仁關切他的台灣史。直到兩年前，太陽花打破了我與他學術工作的平行關係。

318 學運期間，由樹仁提議、我以行動力附和，加上學生們的機動配合，最後完成一筆珍貴的社運現場問卷調查資料，這是全系師生都知道的事。資料第一次公開亮相時，還吸引了不少媒體即時報導。回到決定的當時，做？還是不做？我雖遲疑了一個晚上，仍再度附議了樹仁的提案，彷彿這已成了習慣。即便我們彼此之間，對調查結果的想像，對社會脈動的觀察，很可能有歧異。

調查期間，部分學生的質疑與學期中的時間限制，曾讓我頗感壓力。原已決定研究興趣不要過度發散，現在卻還要跨足社運領域？過程中絕對不乏「何苦來哉」的自我質疑。

收了資料，我與樹仁開始考慮合作，從既有的觀察出發，各自發想。坦白說，他感興趣的方向我往往不感興趣，但我還是很願意幫他做資料檢證，看有無發展空間。而我發展出來的議題，他總是既能欣然接受又能提出修正觀點。合作發展論文的過程，出乎意料的俐落而暢快。最令我費解的是，即便我們之間出現意見相左、各自堅持、互不相讓的場景，仍是一種愉快的經驗。

樹仁罹病之初，仍振奮地 email 一封一封地來。一下要我看其它論文給意見，一下堅持現有合作文章要納入這項那項資訊，一下又提供了新合作文章的中肯意見。感染這樣的學術熱情，我以為我可以樂觀，也總覺得這足以讓他免疫於命運的襲擊。

＊＊＊＊＊＊

樹仁與我是個性及表達風格天差地遠的人。直到他病危，我難以壓抑的忐忑與心慌，才讓我停下來回想這幾年共事的經驗。明明就是一個古怪歐吉桑，明明就是我原本最討厭的得理不饒人態勢，為什麼我總是附議第一人？為什麼共事起來默契十足？

學院工作每天都有成打的 email 要處理。為了備忘或存檔，我使用最笨的方法——以「人」為單位，把往返 email 貼進記事本檔裡，有時比老是找不到某一筆 email 更好用些。

以上種種，有些記憶深刻，但也有不少繁瑣事務，早已被遺忘淹沒在日復一日

的工作堆裡。打開「樹仁」這個檔才發現，不分芝麻蒜皮或重要決定，對話已涓滴累積了八年多，喚起了許多回憶。

一想到，電子信箱再也不會出現他的 email 立馬回覆，「樹仁」這個檔不會再有機會更新，我研究室的門再也不會響起土匪般的樹仁式急促敲門聲，今後也可能再也找不到誰能讓我肆無忌憚地爭辯卻又不用擔心傷感情……我的眼淚止不住地落下來……。

一封來不及寄的信

黃紀／政治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

樹仁：

講好的退休後一起瀟灑旅遊的呢？怎麼就兀自去了？

快四十年前了，剛進政大政治所碩士班的時候，你來自社會系、我來自政治系，訓練背景不一樣，卻談得很來。我對經驗研究比較感興趣，常聽你談論 Max Weber，就特別羨慕你的理論造詣。不過除了學習上相互切磋之外，我最忘不了咱們年少輕狂的時日。還記得當年我們常同仇敵愾的一起痛批「萬年國會」嗎？雖然比不上現在搞學運般的那麼轟轟烈烈，可在那年代也常讓師長替我們捏把冷汗。還記得那一年暑假傳出政大醞釀要改名中正大學，你大不以為然，於是我們幾個同學甘冒當時的大不諱，竟公然反對黑箱作業，跑到校門口發傳單，氣煞許多大老？樹仁，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麼嗎？就是你看不慣鄉愿，總是先跳出來直言無諱，當然也會因此挨批討罵，你卻始終不改其志。

你服完役後直奔美國攻讀博士之外，並誓言要把雅靈找回來，而你有志者事竟成，更讓我欽佩之餘還更多了感動。還記得在美留學期間，你因為我們碩班另一位在德州留學的同學突然失聯數月，萬分焦急，四處打聽，在那還沒網路的年代，你幾乎要背上行囊開始萬里尋友之旅。後來終於得知這位同學已經休學開始工作，才鬆了一口氣。而你對友誼的重視執著，也讓我深深感動。

你之後回台任教，我在美國教書一晃十年，才返台到嘉義中正大學。你那時還幽我一默，說我脫離不了「中正」的緊箍咒，相擁大笑。可是說真的，任教後各自在自己的領域打拼，我們的聯繫反而相對少了，家庭親情也取代了學生時代的關注。十年前我回到政大任教，有時在校園碰到你和雅靈，熱情寒暄。你在政大實小後方買了間公寓，還曾熱情邀我去用餐小敘，我們天南地北閒聊，彷彿又回到了當年。怎麼倏忽間，都已成追憶？

樹仁，一路好走。我們同學好友，留下無限追思……。

黃紀 敬輓

2016/01/24

孤鷹的精神領空——痛失壯志未酬的樹仁

黃崇憲／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自古艱難惟一死。

樹仁的遽爾辭世，逼我再一次凝視死亡，又切實地體會到我們身如飄蓬，都只是人世中的旅者過客。死亡告別，以人們無法拒絕的節奏來臨時，當下真像電腦中的刪除鍵，double click 般地抹除了一切，令人浩歎、扼腕、措手不及，想到亡者獨自離開人世，我們覺得好痛，悲哀難抑。

過去這些年來，我被死亡的巨大陰影重重包圍，常有生命奄然、人生困厄之感，死亡不時虎視眈眈逼近，目睹至親好友們的死亡，才驚覺自己已來到人生沙漏倒置計時的餘生折返點了，「此身雖在堪驚」，才了解生命正在蒸發中。

2016/01/18

丁讚：

昨晚平生第一次夢見樹仁，後來回想他也大約在那時辰過世，多麼巧。

剛接到淑玲傳來的如下簡訊，瞬間淚濕眼眶：

入夢也是話別啊！幾週前我告訴樹仁你說他是唯一可能寫出台灣社會史大作的台灣學者，他點頭同意。壯志未酬啊！

自樹仁罹病後，甚至也沒機會跟他話別，思之悵然，難遣悲懷！

崇憲

過去這十多年來，樹仁一直浸淫在台灣研究相關的大量書籍、史料、檔案堆裡，並陸續在台北大學社會系開授「台灣社會史」、「台灣社會研究」、「社會思想史」等課程，不斷累積 update 新出版的相關著作、新發現的材料，甚至開始進行家族族譜的彙編，為他即將進行書寫的「台灣社會發展史」做必要的知識準備。以樹仁的理論訓練、深厚的學養、以及他最難得的「力排眾議」、發前人之所未發的獨特視角，是我寄望最深，能完成此至今仍闕如的大作之最佳人選。放眼吾輩，不諱言地說，除了樹仁「不要命的自負」外，誰有氣魄挑戰此艱鉅之知識任務呢？

樹仁的生命型態，特別是對知識的態度，絕對不是「溫良恭儉讓」的，他比較接近《世說新語》走出來的魏晉人物、名士風度。他自負，但那不是驕慢，而是建

立在深沈的自我期許，並念茲在茲奮全生命之力、孜孜不倦去實現自我的期許。他一身傲骨，但沒有傲氣。他睥睨庸俗，卓爾不群，獨來獨往，仿若孤鷹，翱翔盤旋在自己的精神領空，就像薩伊德所說的：「知識份子的職責是時時維持著警覺狀態，永遠不讓似是而非或約定俗成的觀念帶著走。因流亡而不能適應、不願適應，寧願居於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納入、不被收編。」流亡對樹仁來說，就是從主流學界自我邊緣化，遠離舒適圈，拒斥那種安適自在的如歸感，走上自己所選擇的那條人跡較為罕至之路。也許身處邊緣，反而較能看清中心，而讓樹仁看到台灣當下「小國的學術困境」（樹仁研究論文篇名）。樹仁盡量不（絕少）參加學界年會或任何研討會／工作坊，因為他認為「那是浪費我的時間！」（多麼像他激動時慣有的語氣，還有那瞪大眼睛、瀏海跑到眼前、額頭上三條線的經典表情），因為他要把時間和精力用在他認為最精銳的研讀與書寫上。

樹仁完全符合韋伯所說的：「以學術作為志業」之士，他是個無神論者，但學術就是他的宗教，他也以身為牲，使徒般地獻給他心目中此絕對的神祇，焚膏繼晷，至死不渝，甚至臥病在床時，還要淑玲幫他帶筆電到醫院，以便修改進行中的研究論文。

樹仁是有知識遠航準備之人，他有「莫名的大志」，他埋深心、沉潛、刻苦自勵、要發大用。他是大器晚成之人，可惜天不假年，讓他無法十年磨一劍，完成這一、二十年來最措意落力的「台灣社會發展史」大作，每念及樹仁懷著巨大的心志與信念，卻宿願未償、壯志未酬，萎頓以終，我為他抱不平、悲痛莫名，生生死死，天道寧論，莫此為甚！

永別了，樹仁。

楊開雲

樹仁，好幾年沒有見面和聯繫，沒想到那天接到有關你的消息竟然是你辭世了。

回想起來，我們這一世的因緣頗深，曾經先後兩次一同求學。第一次是在政大政治研究所碩士班。由於我大學部時期中文系的背景，所以當時滿腦子都是先秦諸子思想、尤其是孔子所高舉的「君子儒」的理想，因此論文一心想在「中國典型知識份子」這個題目上探究；而你當時也在為日據時期台灣知識菁英的碩士論文蒐集資料，因此我們經常有機會碰面交流想法。記得有個深秋的下午一同到徐州路台大社會系的研究室去拜訪葉老師聆聽教誨，離開時已是傍晚。我看到金色的夕陽穿過枝頭稀疏的樹葉照在你滿足的臉上，你那種因知識而富足的表情讓我至今難忘。後來碩士班畢業後你到芝加哥大學去追隨雅靈，而我繼續在政大博士班放蕩。我們第一次的同學生涯就告一段落了。

再次見面是數年後我到達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的第三天。那時你已經轉學到威大社會系讀了一年，而我正準備向政治系報到。中午在你那兒一邊吃著你自炊且頗為自豪的家常義大利麵，一邊述說彼此過去分開幾年中間的遭遇。這時你突然很嚴肅的對我說：「我覺得你應該轉到社會系來。」我當時大吃一驚地問你理由。經過大約半小時的討論，你就興沖沖地帶我去社會系見外籍研究生的導師。而不可思議的是，兩個小時之後我竟然轉系成功變成社會系的學生了，這也因此展開了我們二度同學的美妙樂章 。

說實在的，轉入社會學的第一年真是很辛苦，除了要開始用英文結識馬克斯、韋伯、涂爾幹等「新朋友」，而且每天要和「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生產模式」、「社會階級」等一大堆以前在台灣讀書時從來沒接觸過的概念及理論打交道，壓力確實不小。而雖然你自己也因爲撰寫論文及修課忙得不可開交；但每隔十天半月的我們總還是會抽點時間小聚，一邊喝著威州特產的啤酒，一邊討論我在學習上的困惑以及你在撰寫論文過程中對韋伯理論的體會及心得。你我之間許多生動的互動經驗就在這段期間內累積。後來我因爲盤纏用盡而被迫離開麥迪遜，我們二度同學的關係也不得不終斷。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幸虧接受了你的建議，使得我在後來的人生學習生涯中接觸到許多不可思議的人物和經歷。而尤其重要的是，你那一貫的對學術研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堅持，不僅表現在自己對韋伯理論鉅細靡遺地鑽研上，也深深影響到後來我在學習及待人處事上的態度。樹仁，我由衷地感念你。

樹仁，儘管你對我後來捨棄社會學研究而「遁入」佛法練習的決定不以為然，但還是請你聽我一句話。我們這一世的生死不過是整個生命輪迴過程中的一個小片

段，在這段期間所有掙得的名利及牽掛，時間到了通通都得放下，帶不走的。所以，不論你對韋伯理論的熱愛、對雅靈的關切、對小熊未來的擔慮……，你都放下吧。

最後，讓我哼一句我改過詞的陝北小調送你一程：「樹仁你大膽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頭呀！」

回憶

葉欣怡／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回憶（一）：Cereal

2014 年，我到台北大學社會系應徵教職，當時這個系上我誰都不認識。不知為何（該死的），其他老師們都離開教師聯誼室，剩下我跟看來很嚴肅的黃樹仁老師。

我鼓起勇氣（好啦，老娘也是有怕怕的時候），跟他攀談：「我很喜歡你老婆！」（不知道的人可能會想，妳一開口，就想染指人家老婆是哪招？！但其實樹仁老師的老婆是我念政大社會系時最喜歡的老師劉雅靈。這麼說來，樹仁老師還是我師丈呢。不過，在那之前我只聽過這個人，完全不知道這個人長得是扁是方）。

樹仁安靜了幾秒之後說道：「妳為什麼要挑民族主義當作博士論文的題目？根據我的觀察，最近十個博士有七個都寫民族主義。」

我說：「ㄜ，我不會說我是寫民族主義啦，我是記憶研究。而且最近哪有很多人寫民族主義。這題目都要過時了吧？！」

樹仁說：「那反正一堆人寫這樣的題目，你就得比較費力才能讓人覺得妳的研究很特別啊。就好比方說，大家都賣 Cereal，妳也賣 Cereal，那競爭就比較大、比較難賣！」

我說：「是沒錯啦……可是我的 Cereal 有加葡萄乾，那就跟人家不一樣啊……」樹仁哈哈笑，結束這一回合對話。

回憶（二）：帥到自體發光

2015 年，我已經進入台北大學社會系。在一次的午餐約會中，知道好多系上小女孩們心目中都各自有仰慕的男老師。過幾天，跟一群老師們在教師聯誼室共進午餐時……

我說：「男老師真好，都有很多仰慕者。」

（中略幾位男性教師嘴邊泛起的一股自負、愉快的微笑不贅述）

我接著說：「對了，黃老師（指樹仁，我一直沒找到該怎麼稱呼他比較自在），有女孩說你上課時渾身散發著智慧的光芒，非～常～帥！」

（樹仁害羞，尚未來得及答腔）

阿般老師搶著說：「哈哈，那是頭部因為頭髮少所以反射光線啦……哈哈哈！」

回憶（三）：通信

老實說，剛到系上任教，跟樹仁沒有一對一通過幾次信。

第一次，是因為他（邪惡）的東眼山計畫，我被指派要協助他完成規劃，所以樹仁那幾天很熱烈地寄信給我，討論相關事宜。

第二次，則是樹仁老師因為生病告假休息，我也奉命接了掌管系圖書事宜。樹仁寫信教我系圖書的書單應如何建檔；他在病中也還是抽空逛了書店、幫大家購買了書籍。我中間想偷懶，還拜託樹仁幫我更新了一次書單電子檔（各位看看我多壞）。樹仁老師不但不嫌麻煩，反倒是興奮且有些害羞地回信跟我說：「其實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做這件事情。如果可以，你買了書都交給我更新沒有關係！不然我最近真是閒得發慌。」

後來，畢竟也只拜託了他一次。

回憶（四）：「她」的老公

實際上，我就讀政大社會系時很喜愛與景仰的老師劉雅靈是個極為嚴肅的女子（好啦！一整個就是我的對立面）。

跟樹仁更熟了之後，有一次，我滿臉微笑的看著他說：「欸，我小時候都會一直猜，這～～～～麼嚴肅女人的老公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原來是你。」（繼續微笑）

樹仁害羞。

回憶（五）：「他」的老婆

大學時，有時會在長長的政大河堤邊看到一對身影：一個女子牽著一個小小的孩子。我和祐聖經常因為這樣調整我們走路的速度，保持著一段距離，遠遠地望著劉雅靈這樣牽著兒子散步。印象中，就只有一兩次真的跟老師打了招呼（似乎也忘了稱讚孩子很可愛）。愛黏人的我，當時想著的是：「她老公呢？怎麼沒陪著一塊？」

認識樹仁之後，有一次大家在聊如何讓小朋友學習英文。樹仁耳提面命的叮嚀我，一定要讓我女兒好好保持英文的水準。然後大力稱讚他的老婆是怎麼用心地花費了很多時間，來讓兒子保持、增進英文能力。又有一次，聊天中，我提到我對劉雅靈老師（時任政大社會系系主任）在太陽花學運期間的公開信印象深刻。樹仁興奮地說：「那篇喔，我幫忙劉雅靈超多的！不信你問她。」

怎麼說呢，我有點拼湊出這兩個人愛情的樣貌了。

回憶（六）：在他眼裡的我

大家都知道，系上有空的老師聚集在教師聯誼室吃午餐，是個傳統。有一回，吃午餐的成員就只有我、郭文般、黃樹仁。

話題走著走著，阿般突然說到：「欣怡，我看妳的研究其實蠻後現代主義的……」樹仁（瞪大眼睛）搶著說：「她才不是！在我眼裡的葉欣怡可是非常認真的做實證研究。」

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句，我心中的小葉欣怡因為被稱讚了，所以快樂跳舞。那天晚上決定再早一些起床做事（還是個愛被稱讚的學生心態啊！）。

回憶（七）：硬漢的溫柔

進入系上之後，我在很多地方都體會到了樹仁的溫柔。其實我是個很怕生的人，所以一開始連最簡單的「中午到教師聯誼室吃便當」這件事，都會讓我有點緊張。比方說，不知道自己坐哪裡好。

樹仁從一開始就會熱情地說：「葉欣怡，妳過來坐我旁邊！」又或者，自己默默地拿著便當選擇坐到我旁邊來。然後問問我一切習不習慣。

這樣的舉動，很暖心。

現在，然後未來……

去靈堂上香時，有一種很不真實的感覺。即使看到了樹仁的相片、看到了我那睽違已久的雅靈老師。我除了心疼得要死的摸摸劉雅靈、說上幾句話之外，就忙著哭了。回家後，從電腦裏頭翻找出了樹仁（邪惡）的東眼山計畫，跟幾個人商量之後，我們決定要來爬山了。之前沒能完成的樹仁的小計畫，這回我們會一邊思念他、一邊完成。

之後，我還是會努力地做那個他眼中非常認真做研究的葉欣怡的。

再見，樹仁學弟

蔡淑鈴／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那一年九月楓葉微紅，我與李丁讚不約而同的重回麥迪遜校園，在國科會的經費支助下，到威斯康辛大學進行訪問研究（1992 - 1993）。初次在社會系遇到你，你大聲的叫住我，對我說：「學姊好！我們正在等妳來。」臉上掛著滿滿的笑容。那一刻，我瞬間就接收到你的友善。很快的，也認識了你所謂的「我們」了。當時正在麥迪遜社會系讀書的台灣留學生有二十多位，包括黃崇憲、曾敏傑、黃敏雄、柯志哲、葉秀珍、以及已故的陸先恒等。你們為丁讚與我在 Eagle Heights（已婚學生宿舍）舉辦歡迎會，這是我倆第二次見面，卻好像是多年好友似的。後來，就真的變成是可以隨性說話的朋友了。

在那一年裡，我在 Eagle Heights 參加過的 home party——不論是在你家，或是在別人家——雖說是來聚餐的，卻總是變成夜間讀書會。先恒有次跟我解釋道，這是你們彼此的約定：即使是休閒時間也要用來切磋功課，進行腦力激盪的工作。在那樣的場合，我這個學姊總是甘拜下風，心裡想著你們這些麥迪遜的學弟們（包括丁讚）怎麼會有那麼多不同的想法，怎麼這麼喜歡大聲爭辯至半夜方始休？Eagle Heights 的（晚飯後）社會學研討會，真令人懷念。有次午夜散會時，大雪紛飛的淒美景色與酷寒，也同樣令人難忘。

第一次見到雅靈是在台灣，你們兩個大學教授喜孜孜的同時出現在我眼前，我大聲的叫了起來：「你們終於團圓了，好棒！」咱們三個哈哈哈的笑起來。這樣歡樂的互動記憶，不久後卻轉換成大家抱頭痛哭的場景。那是先恒的告別式（2005 年）。告別式後，大家擠在一起吃飯聊天，回憶著先恒，回憶著 Eagle Heights，回憶著社會系，回憶著麥迪遜，回憶著那段認真讀書的青春歲月。說著說著，你在飯桌上突然又嚎啕大哭了起來。你的哭與笑，停留在我心田，不曾忘記。

去年聽聞你與雅靈的健康問題，我心理很難受，立即寫 email 希望你們倆都能堅強的戰勝病魔，早日恢復健康，也希望你們知道在你們面對這些苦難的時候，我的心與你們同在，祝福著你們的平安健康。馬上就接到你的回函。「親愛的學姊：謝謝你的鼓舞。樹仁」。這 13 個字是我們最後一次的直接互動。今年年初我寫 email 問候你，並 cc 給丁讚與 Raymond（黃善國）。這個 email 也馬上就接到回函，是丁讚回的。他告訴 Raymond 與我，「你在化療中感染，住進加護病房，插管中」。聞之不勝唏噓。當時的我還在癡心妄想著：Raymond 就快要從香港來台灣了，等他來了，咱們又可一起吃飯聊天了，就像上次 Eric Wright 來時一樣。

誰知 Raymond 來了不久，就聽到你離去的消息。他好傷心。我們也都很傷心。

今天，Raymond、林宗弘夫婦、熊瑞梅、政大社會系的人員與畢業生，以及我一起去永吉路安慰雅靈和你的母親。雅靈看到我們，一一叫出我們的名字，也和我們握手、擁抱、親吻臉頰，這樣的動作重複做了好幾遍，並且一再說「樹仁走了，好傷心」的話。Raymond 不停的和雅靈說著他和你們（以及丁讚）在麥迪遜的生活點滴，雅靈都記得。Raymond 說著說著，就和雅靈一起掉下淚來。Raymond 臨走時，告訴雅靈二月一日他會從香港來參加你的告別式。

樹仁，我知道你會希望我也出現在你的告別式的，和你的親友以及麥迪遜的好友一起。然而，在那一天，我卻只能在北國雪地的某個角落，獨自的哀悼著你。樹仁，希望我午夜夢迴麥城時，你也會在那裡。再見了，我的好學弟！

2016/01/22

指南山下的日子——悼念同窗好友黃樹仁教授

蔣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我與樹仁在民國六十二年同時進入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社會學系成為大學的新鮮人。在那個聯考的年代，其實在考試以及填志願時，我們都並不真的知道「民族社會學系」是作甚麼的。入學之後，才逐漸瞭解這個學系是由政治大學最具特色及傳統的「邊政學系」改制而來。當時的系主任是由中央研究院借調來的文崇一教授。文教授致力將這個學系轉型成為國內唯一的一所以「行為科學」為教學目標的機構，必、選修課程都涵蓋了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心理學三個學科的核心內容。政治大學向來是以培養國家公私部門實務、行政以及管理的專業人才見長。但是民族社會學系給我們的訓練，卻具有相當高比例象牙塔式的學術思辨成份在內。這對於甫自高中畢業，既懵懂又充滿好奇的我們來說，像是意外跌進了一個藏寶庫。而在多數傾向務實生涯規劃的同儕之間，我和樹仁以及其他幾位心儀學術志業的同學，就結成了死黨，經常共同修課，或者在課後熱烈爭辯著新鮮學到的各種理論概念與辭彙。到了高年級時，我個人已經決定從事人類學的學術工作，樹仁以及當時比我們低一班的學妹劉雅靈則選擇社會學作為志業。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他倆這個選擇，受到當時甫自美歸國在政大任教的葉啟政老師很大的影響。

民族社會學系一方面承襲了邊政系的傳統，另一方面遵循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訓練要求，十分強調實地田野調查的重要。不但列為必修課，並且每一屆同學都在老師指導下，集體進行田野調查，當時稱為「社區實習」，並且要撰寫報告發表。因此學系本身就累積了不少稀有的文獻，以及歷年同學發表的田野調查報告。大約民國六十三年時，在高年級學長林修徹的領導下，召集了一批同學，徵得系辦公室同意，在完全沒有經費的條件下，取得校園中「紅樓」的一處閒置空間，成立了民族社會學系專屬的資料室，由志願參加的同學無酬輪班管理，負責圖書文獻的整理、歸類、上架與流通，提供同學借閱使用。樹仁、雅靈與我都是這個資料室的志工，一直到大學畢業。「紅樓」成為我們經常碰面、工作、交談的場所，也是我們大學生活中，最值得懷念的一個永遠存在記憶裡的空間。

約莫在高年級時代，樹仁對於學妹雅靈產生好感，但或許是個性使然，在校園中，我們旁觀到他倆談戀愛的對話內容，也都類似一場小小的社會學辯論，在交換著專有名詞的同時，也交換著彼此的真誠對待與重視。直到畢業之後，樹仁服役並且進入政治學研究所攻讀碩士，雅靈則先行赴美深造。其後樹仁也千里追隨赴美，並且極力設法與雅靈同校。雖然最後二人並未由同校取得學位，但畢竟在戀愛長跑後終成眷屬。我們在臺灣的同學故舊得知，無不顯露欣慰的笑容。回臺後，樹仁與雅靈分別在政治大學與台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胤侃出世。回想當年在政大同窗時

代對於人生與學術的總總豪情壯志，在充滿未知與考驗的路途上，正在一一實現之中。不料天不假年，在所有好友的錯愕中，樹仁遽然辭世。但是，我們在哀痛不捨之餘，也確實地感到：生命不論長短，忠誠並具體地實現年少時的理想，抗拒名利的誘惑，拒絕媚俗從眾，認真並且始終如一地工作，無愧於天地父母，如果這就是人生的最終評價，那麼樹仁的一生，毫無疑問是圓滿而且足以自豪的。樹仁，一路好走。

學生記憶中的樹仁

碩士班

洪人傑／1999 級／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亦師亦父亦友

1997 年，我大三，樹仁剛進來教書，他開了一門沒人聽過的「台灣社會研究」，全班都被那 20 幾頁的課程大綱嚇到，但是聽完他第一堂的課程介紹，我就決定要跟著這個老師，因為他能夠不停地講，卻讓人越聽越有趣，一點也不無聊。那是我開始大量閱讀台灣史的起點，完全改變了我看台灣的方式。接著我修了他所有的課，包括大四的社會變遷和韋伯專題。社會變遷他讓我們讀 Paul Bairoch 的世界都市史，全班慘不忍睹，只有我開心得不得了。當時我著迷於商業企管，一心想要念廣告所，正當書都買好準備苦讀之時，系上成立了碩士班，於是我立馬閉關一個星期，準備好研究計畫參加甄試。口試時樹仁問我：「你能不能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大三有兩門課零分，卻有兩門課 90 幾分？」我回答：「因為我不想浪費時間在沒有用的課。」大概因為當時社會變遷他給了我全班最高分，他因此露出一抹複雜的微笑，當時我還是很怕他的，只是很白目而已。

進入研究所，大家都很清楚他上課時教室氣氛如何凝結，因此每次理論課總是全班最痛苦的時候。只有我這個白目學生不但每次都坐第一個，還在他面前煮咖啡，但是也最常去找他、最喜歡跟他辯論。每次星期三中午下課，他總是會找人一起吃飯，最後也只有我想去，於是我理所當然地想找他指導，也因此成為他第一個學生。由於當時根本連題目都沒有，因此除了每次都被他帶去高級餐廳吃飯（長春路的小義大利，現已不存），一學期下來其實沒有任何進展。

後來我的白目更上層樓，找他開了一門獨立研究，讓他列了十幾本歷史社會學的經典著作，包括 Wallerstein 三冊世界體系、Schumpeter、Polanyi、Charles Tilly、Andre Frank、Janet Abu-Lughod 等，我們一星期讀一本，然後每個星期三中午吃飯討論。這個獨立研究的書單當然超過我的能力許多，以至於那個學期的星期三幾乎都消化不良，但是卻讓我眼界大開，彷彿站上山丘遠望，原本的都市景觀突然出現了無限寬廣的海洋。而且那時為了符合他的衛生與用餐環境的標準，我們吃了好多次民生東路合江街口的 IS Coffee，讓我非常無言。有一次我竟然還很白目地跟他推薦我常吃興安街上的魷魚嘴羹小攤販，是計程車司機的最愛，他聽完表情痛苦，從此以後要吃什麼都是他決定。

第一年結束，論文題目還是沒有找到。其實這也是當時所有同學的困擾，或者

說是每個研究生永恆的困擾。在這種情況下，他通常都會告訴學生：「與其你自己浪費時間摸索，然後找了一個根本不值得做的題目，不如這樣，我有很多很棒的題目，但是我沒有時間做，你就去做吧！」不過我很幸運，那年回宜蘭掃墓的路上，在北宜公路上遠望家鄉蘭陽平原，突然發現這個景觀從小到大我看了二十幾年都沒有變，何以如此？當時的我著迷於歷史與發展社會學，這個再也熟悉不過的畫面，經過他的理論訓練和無數次談話的刺激之後，竟然變成了一個厚重的問題意識。假期之後第一次在他的研究室碰面，他問我要做什麼題目，我硬著頭皮說完我的觀察，他竟然眼睛一亮，抬起眉毛和抬頭紋，直接了當地說：「這是個好題目，你就做這個。」那一刻我像是吃了大補丸，突然覺得充滿力量。

接下來八個月，我利用在中研院當章英華老師助理的機會，收集了許多資料和文獻，原本只想回答宜蘭環保意識形態如何牢不可破的原因，隨著資料累積，我逐漸發現觀光業對於地方經濟的影響與國家發展程度有關。在計算出一般印象的錯誤與證明了發展觀光業幾乎不可行之後，他便要求我趕快寫完論文，畢業當兵，趕快出國。作為第一屆碩士生，系上老師和學生都是第一次，因此許多教學和指導方式都還實驗階段。當時他認為碩論應該簡短有力，大約一篇期刊論文的篇幅即可，與其花費時間琢磨學術寫作格式，不如趕快把學生送出去，因此我兩年就畢業了。

經過我的實驗，他終於發現這是個錯誤的方式。他的思考速度非常快，喜歡用邏輯解答問題，因此他也經常不耐於學術寫作的格式。但是對學生而言，這其實是必經的訓練，後來我申請美國博士班不是很順利，他也相當自責，當時他對美國博士班的入學標準停留在他們出國的年代，完全沒想到我們面臨中國學生的強大競爭，以至於他始終相信我應該進常春藤之類的名校。後來才知道他和很多學弟妹說過這個遺憾，讓我百感交集。

我和他有一段非常親近的時間，大約是 2000 年到 2005 年之間，也就是研二到我出國前。因為我畢業後就再也沒有人找他指導，對此他抱怨連連，他說其實有很多人去找他談話，希望能像我一樣趕快畢業，但是每個人和他談過一兩次話之後就逃之夭夭。我聽完止不住大笑，他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學生會怕他。他剛開始教書那幾年的性格，溫暖的部分比現在少一點。那時的他非常自負而且狂妄，私底下批評別人的時候非常尖銳不留情面（現在好像也是）。尤其是在剛開始寫《心牢》的時候，完全是一個「憤青」的狀態，嚴肅起來氣勢驚人，當他企圖用同樣的標準檢視學生提出的問題意識時，都忘記了在找題目的研究生都是玻璃心啊！一直到比我更白目的陳宇翔出現，他才有機會改善他的實驗，也獲得成功，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擔心沒人找他（這是他親口說的）。

《心牢》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帶給他很大的影響。他曾經非常想進入政治圈，滿心期待自己能夠像韋伯一樣，用卓越的心智和研究貢獻社會，這也是他寫作《心牢》的初衷。後來他的論點雖然獲得部分土地與農業學者支持，甚至邀請他加入政策討論，但是最後的結果讓他非常失望，他曾經不只一次在我面前義憤填膺，後來甚至

說他已經無心於此，土地與農業相關議題他決定留待學生與後輩們繼續努力，因為他已經留下知識遺產，不想鑽研細節問題，也對於改變惡劣的居住問題不再實際參與。這是他少見極度灰心與失望的時候，另一次就是他心目中完美的研究搭檔陸先恆罹癌之時，他眼神中透出的悲憤與不捨，如今仍歷歷在目。

因為那段特別親近的幾年，我們的交情逐漸從課業轉向私誼，除了在學校一起午餐，我也經常在週末或寒暑假，或者當兵放假的時候去找他。這種時候就會約在木柵附近，在他家裡從中午一直待到晚上，或者特地找一家很好的餐廳，吃上三、四個小時，據聞同學們非常羨慕，殊不知美食與美酒搭配的是無止盡的腦力激盪，有時候根本不記得吃了什麼。但是有一次他帶我去中泰賓館（又是現已不存）吃泰國菜，暢飲泰國啤酒，那天晚上非常快樂，是少數亂聊完全沒談嚴肅話題的一餐。

這段時間我們聊很多私人的事情，讓我對他認識越多的同時也越好奇。例如他曾經很激動地告訴我：「一個人必須經歷瀕死經驗，才能理解生命的本質。」說這段話的時候他甚至眼眶泛淚，略帶結巴。通常在聊這種私人話題的時候我都只是靜靜地聽，那次我終於忍不住問他：「所以你有這種經驗嗎？」他才回過神來，吞吞吐吐地說：「中學時有過一次。」雖然我很想聽他說那個故事，想安慰他，終究沒有再問下去。他畢竟是一個將社會學與理性精神內化至骨髓裡的人，如此的情緒表露在我看來已經讓他有些難以控制。

博士班第四年之後，我因為沈重的經濟壓力和各種因素，對學術這條路感到倦怠，找不到熱情，幾度萌生半途而廢的念頭。他畢竟是除了我的家人之外最了解我的人，一眼就看穿我的無力感。然而，即使他曾經對我期望甚高，他也從未責備我或要求我一定要念完，反而幫我想辦法振作。後來他發現我需要社會網絡的支持，在系上的助理室找了一個位子給我，讓我能夠閉門讀書之餘，多和系上老師們聊天交流，同時也認識了許多可愛的學弟妹，才讓我又打起精神，找回對學術的初衷。

篇幅有限，回憶裡的各種故事全部說完，大概可以寫一本五萬字的書，千言萬語，此時此刻只有感謝。謝謝樹仁讓我們陪他走過這一段路，讓我們見證一個偉大熱情的學者如何塑造自己的風格，以及對身邊的同事和學生造成無比巨大的影響。大約在 2012 年，他跟我說：「現代醫學太發達，讓人類壽命不斷延長，其實是地球生態的災難。依照生物學的觀點，我其實 55 歲就可以走了，因為我的後代已經長大成人，父母這一輩就沒有用處了。」當時我大笑一聲，告訴他：「你時間還多著，你不是還有很多事要做？」現在我想告訴他：你這個自詡為 24 小時的社會學家，是不是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想到他在那裡會遇到陸先恆，大概又是急切興奮地開始討論研究題目了吧！

陳宇翔／2002 級／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無憾

我碩士班第一年的時候黃樹仁正在美國 sabbatical，沒見到這個人。在第二年開學時，我找阿般簽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他不肯，他說：「你想做茶葉應該去找黃樹仁，怎麼會找我？你先找黃樹仁再說。」為了讓阿般就範，我只好去找黃樹仁。黃樹仁第一句話就說：「NO，我不收我沒教過的學生。」我說：「很好，因為我也不想找我沒上過課的老師。」兩個人對話迅速結束。我立刻告訴阿般黃樹仁的回答，他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幫我簽了論文指導同意書。

碩二，我開始上黃樹仁的社會學理論。開始上課後，就覺得這個老師觀點獨特，非常有趣。有些人可能知道，黃樹仁那時候上午課結束後，中午會固定請學生吃飯、喝咖啡，和學生聊聊天。有些同學覺得和老師吃飯有壓力，好幾次都沒有人要去，下課跑光光，變成只剩下我和黃樹仁一起共進午餐。或許是因為我缺乏長輩意識，視老師（其他長輩也是）為平輩來相處，所以覺得沒差。後來這種聊天成為習慣，我常常下午看到黃樹仁在研究室就跑進去和他聊天，一次甚至就 1～2 個小時（另一個受害者是阿般）。直到我一邊工作一邊改期刊論文的時候，才理解時間對於研究者是非常寶貴。我事後是挺愧疚，想說當初如果沒有這樣花黃樹仁的時間，他會不會早已經完成著作升等了？？？

我本身是個 coffee drinker，碩士論文會做茶產業研究，只是因為決定論文主題時稍微看了一下資料，覺得台灣的咖啡沒甚麼好做的，所以想說就來做做茶吧，但心中沒有甚麼具體方向。因為黃樹仁的理論課勾起我對這個人的研究的興趣，所以就買了心牢來翻翻，一看就覺得滿有趣的。他的結論是：「Generally，台灣小農生產是無法維持農家生計。」嘿嘿，那我那就去瞧瞧茶農（高經濟價值作物農戶）是如何生存。這就成為我碩士的出發點。

社會學理論課他給我一個不尋常的分數，我有問過他，他淡淡說這就是三次考試分數加總而已。修完理論之後，我又旁聽了他的台灣社會研究與韋伯專題。當然，這兩門課品質都相當好，不過台灣社會研究是對我最大衝擊的一門課，讓我對台灣發展與社會圖像有了大脈絡認識與理解，也讓自己過去對於台灣社會的陌生有很深的反省。大家都知道黃樹仁是學理論、教理論，但是反理論、強調經驗研究的人。每當我和黃樹仁討論我的田野發現或是心得時，他就會丟一些書給我，幾乎都是歷史研究，他教給我兩個重要原則：歷史感與比較視野。我就在這樣地討論與閱讀中，逐步思考建構出我的碩士論文。

我在碩三寒假時就已經將論文寫完了，想說可以找阿般排口試了。問問看黃樹仁的意見，他說：「你急著畢業嗎？」我說：「沒有。」他說：「那你就花一個學期好

好修改論文，和大家一起下學期畢業。」所以我就花了半年修改我碩士論文，事後看來黃樹仁的建議是正確的，這半年的修改，讓論文更具結構性，理路也更清楚，這或許是後來能得到碩士論文獎的關鍵。我在碩士口試前幾個月，有一天阿般突然告訴我，他和黃樹仁說好了，我的指導教授現在變成黃樹仁了。就像職業球員突然被告知被轉賣，從今天起換老闆了。阿般說這樣才是名正言順、實至名歸，而且他這個搞宗教、網絡的人「畢業」一個搞農業、政治經濟的學生，實在有點怪怪的，對我未來發展也會不好。所以在畢業前夕，我就這樣成了黃樹仁的指導學生（老實說，阿般對我博論影響是遠大於碩論，這也是挺妙的）。

碩士畢業後，因為種種因素沒有馬上要工作，黃樹仁就叫我將論文章節改寫為期刊投稿，很幸運有一篇沒有馬上被拒絕，回覆是修改後再審，開始了我漫長的論文修改之路（1 年 9 個月）。黃樹仁相當熱心讀我的東西，給我詳細意見，但是他拒絕幫我動手修改成為文章共同作者，即使當我已經在銀行上班，分身乏術之時，拜託他，他依然拒絕。他說，這是研究訓練過程一部份，他相信我有能力可以獨力完成，無需他插手。雖然事後證明這是對的，但是那時候我真的很累，農曆過年、春假等長假都是在建國校區研究室渡過。事後我有和他討論過這個策略的可實行性有多高，我說我算運氣好，沒有一開始就被拒絕，有機會可以自己磨出來，多數學生文章可能送過去就直接 GG 了，根本連開始都沒有，怎麼會有機會可以訓練？當然，這個訓練方式後來有所修正與調整。P.S. 對於黃樹仁指導學生的訓練策略與指導方式，我常以自身經驗與觀察出發，和黃樹仁持續有相當多的討論，他也一直有所反省與調整，並且持續想出新方法與新嘗試來訓練（操？）學生。

我在和黃樹仁聊天討論時所學到的知識，可能與課堂不相上下。認識這十幾年來，我們持續固定的活動，就是在餐廳、在咖啡館、在酒吧、在研究室、在他家、在車上、在電話上，聊天～聊天～聊天。討論研究、討論歷史、討論課程、討論時事、討論對於社會的觀察。他與主流觀點大為不同的韋伯詮釋、台灣史研究與時事分析，我未必全然同意，但總是會激發起我的興趣，他給我意見與評論，也總是會激起我更進一步的思考。我們都知道黃樹仁有很多驚世駭俗的言論。或許是因為我不是社會學背景出身，當初碩士進入北大社會所就曾給我強烈 cultural shock，讓我對這個學術社群持續採取一種 outsider 的觀察角度。我和黃樹仁常會討論彼此對這個社群的觀察心得，他的評論是相當辛辣有趣，但很可惜，因內容過於激進，所以不適宜在社會學界公開。

從當他的學生以來，他就多次交代我，還有他指導的其他學生（黃樹仁曾說他也有交代劉雅靈，我相信他一定也還有交代他其他朋友），如果他哪天有意外，要我們一定要把電腦硬碟裡的檔案找出來，那是他對於台灣史研究的累積心得，要我們幫他整理出版。我當初只是嘿嘿嘿回他：「老師，不要學韋伯那一套，還要什麼遺孀與學生幫你出遺稿，現在不是二十世紀初期，根據現代台灣人健康狀況，你有極高可能性是可以自己完成。」唉。

我知道他是相當認真在看待這件事。當他去年診斷罹癌之後，我們有聯絡。他說他請病假這一年，最希望的，就是能把握這一段時間完成他的台灣研究著作，不負此生，但事與願違，他進行化療之後頭腦相當昏沉，無法專心寫作，讓這項工作一直無法順利進行。

黃樹仁是很堅強且很有生存意志的人。這半年他很認真的抗癌，進行化療的階段，他堅持我們不要去看他，以減少感染的機會，讓他有更高的機率可以成功。所以當前幾週恆豪通知我說黃樹仁希望我們去看他時，我整個人都憂傷起來，我知道以他的個性，這代表了什麼……。

我們應該要感到欣慰，我知道黃樹仁對於他的人生沒有太大的遺憾。如果靜下心想一想，就知道他的人生過得相當精采，他自己也是相當滿意。他經歷過很多事情，走過很多地方，看過很多社會，想通很多問題，解開很多謎團。他待過冰天雪地的威斯康辛，看過混亂吵雜的開羅市集，開車橫跨美國與歐陸數國，也深入觀察過美歐亞社會。讀書是黃樹仁的興趣、做研究是他的興趣、教書也是他的興趣，他曾和我說過，他一直都很高興他能將自己的興趣做為職業。他也知道他小孩大了，家人有人照顧，無需過度擔憂。他念茲在茲的唯一遺憾，也是作為一位學者的遺憾，就是他還沒有時間將他多年來累積的研究發現整理出來……。

沒想到，時間真的到了，我們這些人，這些年，吃了你這麼多頓飯、花了你這麼多時間，也該是履行我們當初對你的承諾的時候了。老師，我們一定會完成你這個心願，讓你不會有遺憾。

我一直把黃樹仁當作好朋友，一位可以互相討論思辨的好朋友，更是一位令我尊敬的學者與老師。 2016/01/20

陳柏甫／2002 級／康乃迪克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你會怎麼看我們對你的追思？

你生病之後，寫了一封信給我們，其中很豁達的說，「死亡只是生命自然的終點。時間到了生命就結束。如此而已，有何可怕？」

我很高興你對死或有遺憾，卻應無懼怕。在此同時，我回憶起那些和你分析問題的日子，不禁想和你討論，你會怎麼看臉書上大家熱切紀念你的文字？我只能從你的教導揣測。

你會說這是部落的儀式嗎？我還記得在理論課談涂爾幹時，你說祭拜死者的儀式不是為了死者，而是為了強化還活著的人們的社會連結，和部落的集體意識。

但我會追問說，到底什麼集體意識被具體體現？一切只是大家做為你同事、朋

友、或學生對這些歲月的紀念嗎？我相信不只是這樣。雖然沒有系統性資料可以比較，但從追思的熱烈程度，你也得同意這必定是一個 statistical anomaly，需要對個案特殊性的解釋吧？

我們大概可以摒除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吧。你是孤鳥，不愛大型計畫或組研究室；又因為你下飛機比較晚，沒做成學界大老，也說不上門生成群。我們有幸做你的學生的，或還四散各地求學中，或才剛生涯起步。要說是長期權力或利益上累積下來的連帶也太牽強了。

你最提的生物學解釋怎麼樣？你是個異數，上課不只談歷史經濟或政治學，也常引用自然科學研究。我這些年看美國公共電視的 Nature，反覆講到群體性動物經演化後發展出情感牽連，以強化關係幫助生存。所以你走了之後，我跟狗或大象一樣，會難過、會流淚。會翻出你當年上課的錄音，想聽聽你怎麼罵其他學者腦袋不清，想像你說這些話時微露的笑容，和上揚的眉毛。

啊，不用你挑眉質疑。我自己承認演化論這個一般性的論點不能為你這個 outliner 提供額外的解釋力。對，這是為什麼你即使是在理論課或台灣史都要再三強調統計訓練的重要。

所以看來我們需要歸因於 charisma 囉？從這些年來的相處，和讀著別人紀念你的文字，這是最合理的解釋（有些時候，我都覺得你是系上某個 cult 的教主）。這一部份當然可歸因於一些你獨特的小故事、小細節。但我想更重要的是你的存在，體現了某種學者與師者理想的典範。

儘管你有時態度狂傲，又常用「冷酷無情的理性計算」來分析社會行為，但在學術、知識和教學上卻充滿了堅持和熱情。有多少人為準備教材打字到手指發炎？還有誰每周上完課之後要輪流請學生吃午餐（有人竟然為此發展出排班吃飯）？有誰連學生的老婆跨洋來電，還花了幾個小時指導？我看不出這些哪裡是理性計算後的行動。根本不是嘛！

在教學上，你不用現成教材，也不遵循學派窠臼，反而費力講解知識生產的歷史脈絡，和分析研究邏輯上的辯證。在指導研究上，你不求速成，反而強調研究問題和視野高度的重要性，鼓勵學生依各自的關懷，追求更高的學術成就。那不是世俗的成就，而是對於有意義知識生產的堅持。

因為受到你堅持和熱情的影響，我到今天還在掙扎博士論文的寫作。三年前見面，和你聊到我正開始的論文，你說：「博文論文一定很粗糙，但那是學術潛力極致的展現。大部份人從來沒能完全發揮他們的潛力，但一個好的學者，他知識上最重要的突破會出現在博士論文裡。」這句話一直掛在心頭。回到美國，我立刻放棄原本的計畫，重起爐灶。我沒想到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我竟然沒機會讓你好好評論我的論文，挑戰它的意義和高度。

從十七年前第一次上你的課，我在社會學的路上一直都有你相伴。但即使你離開了，我很高興在這條路上，我不會孤獨。我有你的啟發和做學問的典範，陪我繼續走下去。我們這幾個徒子徒孫，也會帶著你的精神，繼續互相切磋。

容我跟你再說一聲謝謝。謝謝你在知識上所給的啟發，以及在人生上提供的榜樣。

張儀君／Assistant Professor of Geography, Macalester College

我男人的老師

我私下喜歡叫樹仁老師黃韋伯或是老黃。我認識黃韋伯／老黃是在 2005 年，在台大第二年要結束時的暑假。我當時是一個高雄某高中的老師，留職停薪在台北唸碩士班，不小心結交了個男性友人，正好是黃韋伯的學生。這個男性友人剛好要答辯碩士論文，我就跑去幫忙準備點心，結果，我在口試後被叫去一起加入吃飯的行列了……。

沒想到，後來這個男性友人從工具人升級到男友，最後還變成老公，所以我加入輪班吃飯行列的機會也越來越多。當我碩士班念完的時候，我開始煩惱人生何去何從。若回去高中教書，生活雖平穩卻很枯燥，但如果不回去教書，我還可以做什麼？有一次吃飯的時候，黃韋伯突然對我發功，撥弄著他頭頂的兩撮小劉海，兩眼發光的說：「你出國唸書好了！人生一定要出國才可以增長視野！噢，最好去 Madison！」

我也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對了，居然就被洗腦了（@@！！）。念地理系的我當時一直對社會系充滿憧憬。在台大的時候，去社會所修了一堂方法論的課，覺得社會系的同學都好厲害啊，英文好好，對各種社會科學理論信手捻來。我那枚剛升級的男朋友也是，書櫃上是原文自殺論，滑鼠墊是霧月十八，沒事還給我吃便當配馬克思當小菜，害我的自卑心態立馬上湧，怯生生的覺得我應該不是出國唸書的料。我男人在這時候居然說，不然你去跟黃韋伯上課吧！黃韋伯一聽，書單寄來，叫我星期三早上記得出現在課堂。從此以後，開始了一整個學期星期三早上往返台大跟北大的人生。

黃韋伯上課相當精彩，基本上都是口沫橫飛整整三小時。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來拆解文章，三分之一的時間用在罵作者腦袋不清，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穿插在前兩者中，突然問：「XXX，你覺得怎麼樣？」這時候，你會看到被點名的學生兩眼發直，冷汗直冒，結結巴巴，先掉了半條魂，然後再狂亂地翻著偷藏在桌下的殘體字翻譯本。黃韋伯就會冷冷的說：「不用翻了，再翻也沒用。」剛開始的時候我也一樣，但是漸漸的，怎麼我覺得馬先生的書看起好像挺有意思的？詫，怎麼我覺得那

個新教倫理一開始問的問題跟韋伯接下來的回答不一樣啊？我開始可以問黃韋伯問題，我開始理解，喔，原來大家在講的社會學理論是這些 東西啊！噢，等一下，我怎麼覺得我念的地理學也講到這些事啊，只不過觀點不一樣罷了。沒想到，念社會學理論，反而讓我更理解什麼是地理學。

我那個學期印象最深刻的是和他吃飯。我常常在下課後攔截黃韋伯，纏著他再花個十分鐘解答我對書裡各種莫名其妙的問題。我們常常會意見不合，這個時候，通常輪班要陪老黃吃飯的人也開始出現在門口，然後他就會瀟灑的對我說：「你如果等一下沒事，就跟我們一起吃飯吧！」每次黃韋伯吃飯一定要找有桌巾的店，最好還加上質感尚可的餐巾紙，這是他判斷食物好不好吃的標準。不管食物是不是真的好吃，我總是會騙到一頓又一頓免費的高級午餐。

那一年，我順利的申請到博士班。在老黃的洗腦下，加上自己指導老師的影響，我申請了一票中西部的學校。沒想到被 Madison 拒絕，卻進了 U Minnesota。 老黃聽到以後，對著我說的話是：「Madison 跟 Twin Cities 基本上就是長春跟哈爾濱，你以後只能咬著牙在冰天雪地裡活下去了。」他還很認真地提出他的理性分析：「你這樣可以每天在雪地裡走路上課，鍛鍊體魄，要知道能念完博士班的，基因跟平日鍛鍊非常重要，身體好才可以每天熬夜，才念得完。」我那天聽完以後，回家以淚洗面了好一陣子。怎麼念個博士班被講得跟天擇論一樣，而且聽起來還這麼像地獄？！

結果還真的跟地獄一樣。到美國後，我屢屢遇到各式疑難雜症，只好不時在美國的禮拜三凌晨，打開 skype，跨洋致電老黃星期三下午的 office hours 求救。問題百百種，常見的包括：第一年就想放棄逃回來，我該怎麼辦？我奧地利來的老闆好嚴肅好恐怖，不知如何相處怎麼辦？我老公說他也不想念了，怎麼辦？我老闆要換到其他校說要帶我去怎麼辦？念博士班的時候真的可以生小孩嗎？基本上就是跨洋的十萬個為什麼大全。但是老黃總是耐心的聽我訴苦，再用他的「冷酷無情的理性計算」替我分析各種情況。

老黃的影響力也常常出現在我們夫妻的日常生活之中。想當年我們在收拾書籍要帶來美國的時候，如果我老公跟我各有一本，我老公會要求帶他的那一本。這整件事的由來是黃韋伯常常會找大家借書，「因為我家那本有我老婆的劃線，全都不是重點，有礙閱讀。」我老公用同樣的理由，讓我放棄了不少整本螢光綠加上滿頁查字典的愛書（那都是老娘的青春跟心血啊～～～）。老黃也常常說：「不知道為什麼，女人好像都很愛看沒什麼意義哭哭啼啼的韓劇，明明 Nature 系列動物相殺自然循環比較好看。」結果我每次打開日韓劇，我老公立馬把這句話搬出來，我只能默默地把電視還他看 Nature……。

八年後，我跌跌撞撞地把博士班念完，然後運氣很好地在美國找到教職。總是想著這下我領著強勢美金，可以換我請老黃吃飯了吧！沒想到，自己暑假生病了，無法回台，我們錯失了最後再見到老黃的機會。後來得知老黃罹癌的消息，和他來

回了幾封 email。問候之餘，我也告訴老黃，很希望《心牢》能出英文版，好讓我的學生讀讀。問他有沒有相關的計劃，沒想到他超級霸氣地回答我：

「謝謝。我還有五六本台灣史著作要寫。請假一年或可完成兩三本。所以未來一年我在家其實很忙碌。我不想把我已經想通的事帶到地下。我認為五十年內不會有第二個人想通同樣的事。我想我大概沒有精力去翻譯心牢。但若有人以某種方式傳播於英語世界，我會很感謝。」（2015 年 9 月 7 日）

老黃走之前最惦記的是他台灣史的著作，我想他的好友徒子徒孫們會繼續他未完成的研究。我能做的就是趁寫這篇回憶文的同時，順便來揪翻譯團：有人有興趣一起把老黃的《心牢》翻成英文嗎？

我不知道怎麼樣替我對樹仁老師的懷念結尾。這不只是因為我還有很多關於他的故事可以寫，更因為他還活在我跟我先生每天的生活裡。他的影子會在我偷偷打開日劇的時候跳出來，會在我用螢光筆狠狠劃線的時候提醒我那可能不是重點，更會在我看到自己的學生一臉茫然的時候，想到他找我去吃飯的挑眉的眼神。我會用他教我拆解文章的方法教給我現在的學生。我也會小心仔細地替學生們挑書單，避免造成他們永久性的腦部傷害。我想有一天，我對老黃最好的報答，就是跟我的學生們一起讀他的文章，花三分之一的時間拆解他的著作，花三分之一的時間罵他腦袋不清，再花三分之一的時間問我的學生們，你們覺得這本書寫的怎麼樣？

老師，你繼續活在我們心裡。

袁振凱／2001 級

2016 年 1 月 18 日。法國里昂是個大雪紛飛的日子。老師您過世的消息好像窗外的大雪在我的電腦螢幕上形成一個又一個巨大的驚嘆號跟問號。

想想我在台北大學七年的日子，大學時期不曉得是刻意逃避還是剛好如此，十幾年來我已經記不太清楚，只有耳聞學長姐、學弟妹在您課堂上被您電爆的事蹟。直到後來上了研究所後，有必修課實在避無可避。但也因為如此，才有幸真的與您認識。

還記得您總是能夠當我們看完一遍又一遍的涂爾幹、馬克思跟韋伯以後，上完您的課依然好像從來沒念過這些經典一樣。特別是當我們有次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您問了一個問題，但全班面面相覷都找不到，但您直接點了第一頁底下的小註腳，瞬間就電爆全班了。

爾後，曾有謠言指出，當年老師您在威斯康辛專研韋伯的時候，已經唸到把書中每個字都排成一組組的字卡。有次師母不小心把字卡打翻了，還笑笑地同您說：「怎樣？你現在應該很生氣吧？」但也因為老師獨到的見解跟教學，我好像才開始學會

怎麼樣看書（當然您口中的開卷有毒這句話也是學生津津樂道的話題）、怎麼樣看見社會、怎麼思考社會議題、怎麼樣從歷史與脈絡中重新找到不一樣的看見。還有更重要的是，甚麼叫做理性。

另外也跟老師報告，我還是有記得您的提醒，把統計學好，後來也同老師一樣，當了統計助教一段時間。然而，雖然同學們都很尊崇您的想法，但您與眾不同的想法讓我們一直在私下戲稱您是學界的孤鳥。我好像還記得當初您在紫藤廬像葉問一樣力戰現場數十位左派的學者，大家辯不過您，連「至少我們還有熱情」這句話都講出來了。當然您也很不客氣地連「熱情不能拿來當飯吃」也回了出來，這句話讓現場的學生們都到抽一口涼氣，但仍不得不佩服老師對某些議題的獨到見解以及面對不同意見的勇氣。

另外，老師您與師母的互動也是我們常討論到的學生八卦。有次同學在政大撞見您跟師母手牽手在河堤散步，其實我們都吃了一驚，因為原來看起來理性又嚴肅的老師，也有如此浪漫的一面。

我也還記得，我在上課發言的時候，常常被老師抱怨不需要用對一百人講話的音量，來在 10 人的小教室裡面報告。也還記得，老師還抱怨了一下法國的博士真好拿（但這點，身處在法國的我現在可以跟老師報告，它真的不是很好拿，如果老師您還聽得到的話）。

也還記得，有次老師上課時抱怨外面太吵，大學校園搞得像動物園，而隔天，老師就產出一篇的社論。我們同學私下討論老師真是厲害，我們的抱怨頂多在批踢踢發廢文，老師的抱怨直接就變成報紙社論了。而我也還記得，當初常與老師在研究室吃飯，談到許多論文的題目，一直到現在，這些經典的對話或許仍然會成為我未來博論的材料。即使到了現在，我人以身處國外，而且業已畢業數年，仍有許多想法會想跟老師討論，只是可惜老師您離開得實在有點突然，讓作學生的我們有點措手不及。或許您還是會瀟灑又理性地回答我們：「反正人都會離開人世，早離開跟晚離開不過就只是時間的問題嗎？」

因為老師您至始至終是絕對的無神論者，我想不管如何，您對每個學生的教導，就是您曾經在這荒謬又不理性的世界存在過的痕跡。

黃樹仁老師，再見。

顏詩耕／2008 級／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

趁著編排紀念文集的空檔，打開了一直忘記拿給老師的金門高粱行軍款（因為聽說老師午餐總是吃行軍口糧），喝了幾杯，才能開始回憶與樹仁老師相處的點滴，以及一些片段。

第一次耳聞老師的威名，是 2005 年修社會思想史的時候。當時，學長姐之間流行一個傳說，那就是號稱黃韋伯的黃樹仁當人毫不手軟，甚至還有 10 幾分被當的。由於重修人數太多，狹小的社思教室常常爆滿。因為老師通常在學期最後一堂課結束後、晚上六點左右就公佈分數，懷著極度緊張的心情（使用滑鼠時手甚至還會抖）上網看成績便成為我大二難以忘懷的回憶。幸好，我是那屆幸運的選民之一——60 分的選民。

雖然大學只修過老師一門課，但他上課的風采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手放口袋、在講台上來回走動，不用看稿、沒有 PowerPoint，比手畫腳、滔滔不絕地講授古典三大家。老師的 charisma 真的太強大太強大，彷彿一位搖滾巨星。

之後再與老師「交手」，是 2008 年研究所考試放榜後的某日下午，助教突然跑來跟我說，主任要我去找他。我接到這個命令後大為緊張。敲了門上寫著「黃樹仁」三個字的研究室，一進門，老師劈頭就說：「我希望你留在北大讀研究所。」後來，經過一番討論，所有不選擇北大的理由被一一反駁後，我才乖乖就範。事後想想，老師的建議是正確的，也才有機會成為他指導的學生，和他近距離學習。

開始寫論文才真正體會到老師對學術的執著與熱愛。每次 meeting 就像碩一的理論課與台灣社會史，老師總會叫我先報告這禮拜的進度。報告完後，就是他長達一小時、發表自己對台灣選舉政治看法的時間，中間夾雜我回應的薄弱論點，但總是被他以招牌的微笑，以及與溫柔的笑容完全不搭的犀利評論反駁。除此之外，在恆溫 16 度的辦公室，實在無法好好思考，以致於每寫完一個小節、覺得這樣應該就可以畢業的時候，老師就會說：「Well，你何不再做什麼什麼相關的題目看看？」而我常常莫名其妙就答應了。因此，本只想探討一個主題，後來不知為何，又多了兩、三個衍伸的題目，成為一本 140 幾頁的碩士論文（之後為了投稿的改寫，每一篇常常寫到第 20 版）。

這兩三年來，因一起改寫碩士論文，經常有機會與老師碰面。其實，改寫論文，以 email 往返就已經足夠，約老師見面實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印象中，老師特別喜歡民生校區旁邊的一家越南餐廳，據說，是他在台北吃過最道地的越南料理。記得老師曾提過，他退休後想開一間餐廳。開賣之前，打算找幾個學生來試吃。「Well，做菜就跟實驗一樣，一次控制一個變項。」他真是不折不扣的科學家。

現在回想起來，和我一起改寫論文對老師來說其實一點好處也沒有，反而要花很多時間、心力，逐字逐句訂正、修改那常常邏輯跳躍、前後段不連貫的文章。但這就是我所認識的樹仁。願意將很多很多相當珍貴的時間成本投注在學生身上。然後，資質駑鈍如我，只能把握機會一點一滴學習，將老師嚴謹的邏輯思辯、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以及對人、對社會的關懷，偷偷收進口袋，反覆咀嚼思考，希望有天，能注入我社會學的血液裡（當然，這不是照單全收，其實老師很多意見我還是不同意的）。

時間就在不停被老師追殺論文改寫進度中慢慢流逝，直到得知老師病況後，才驚醒，在他身邊偷偷學習的機會可能不是我所想的那麼無窮無盡。八月開始，我常常寫信給他，心裡想著，如果老師還有回信，表示治療效果不錯。到了十月，開始沒有接到回信，之後，就聽到他住進加護病房的消息了。

最後半年，我想，老師一定是以勇敢、堅定且淡然的姿態面對生命最後一段時光。就像每次吃飯約會結束前，他總會淡淡地說：「Well，如果沒有其他事情要談的話，我們就走吧。」好的，老師再見。

鄭皓駿／2010 級

還記得當初在碩士口試後的畢業前，去找樹仁聊未來的規劃。雖然樹仁的建議大體上就是把自己的英文練好，搭配上他不時的皺眉與瞪大眼睛。但聊到當初為什麼會轉到威斯康辛的時候，樹仁嘆口氣，翻白眼說：「Well……芝加哥也是有給我錢留下來，但他們的條件是要我走方法那一條路，但對我而言，那不是社會學，雖然我可以當統計助教，OK（瞪大眼）？但對我而言，我感興趣的不是那條路。」

後來又聊到我申請學校的事，樹仁放空了一秒說：「Well……我相信你在威斯康辛也可以過得很好」，雖然後來馬上用他理性的腦袋說出：「前提是你要進得去，好嗎？而且過得很好也不一定代表你就可以成為很傑出的學者，你必須要碰到好的老師帶領你巴拉巴拉」。但那一句「Well……我相信你在威斯康辛也可以過得很好」是我在北大的七年裡收到樹仁最大的稱讚。

P.S. 昨天在因緣際會之下跟黃善國老師聊了一下天，當然也聊到樹仁，他說：「我跟樹仁很熟的，只要是他要我幫忙的，我一定幫，雅靈要我幫忙的，我也一定幫，其他人我就……（搖搖頭）」，再次感受讚嘆樹仁在國際社會學界的地位。

By the way，怎麼都沒人說：「做研究要有像宮崎駿的想像力」？

謝雨純／2011 級

我記憶中的樹仁

已經第四天了，對我來說這一切還是很不真實。

總覺得，樹仁就在那裡啊！上學期的每個星期三、下學期的每個星期四，早上九點，穿著淺色襯衫和米色長褲的樹仁，就會從他的研究室走往專業教室。喔！但在那之前，他都會先轉進系辦公室，和美伶助教問些問題還是討論系務什麼的。這個場景是如此熟悉，以至於可以在我腦中實境播放，以至於到現在還是覺得老師沒

有離開。

******

在我的記憶裡，樹仁是難能一見，集自負與謙卑於一身的老師。

有一次剛參加完社會學年會，年會上的一篇是有關韋伯談「中國佛教化」和「佛教中國化」的文章，上課時問了樹仁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卻說：「不要理他，韋伯根本沒有談什麼中國佛教化佛教中國化，你要相信你的老師，你的老師是韋伯專家。」當時的我真覺得，都不討論直接這樣要我「相信」好嗎？這這這也太有自信了吧！

樹仁總鼓勵我們多修一些經濟和歷史的課，理解社會的職志讓他對學科分野這件事情頗不以為然，「理解社會現象才是最重要的，OK？」記得上涂爾幹《自殺論》時，他問：「自殺人口在整個社會中那麼少，你路上隨便遇到一個人，讓你猜他今天會不會自殺，你會猜哪一個？……既然如此，為什麼涂爾幹還要研究自殺呢？」（接下來就是一個又一個被樹仁駁回的學生解釋）最後他說：「我想了很久，我覺得這可能是作為社會學家沒有想過的解釋，那就是因為人作為生物天生的求生本能，另外一個是，自殺對於身邊的人的衝擊太大了。」當樹仁說著這句話的時候，我在他身上看見一種對知識的尊敬和在知識面前的謙卑。

說到理解社會，樹仁很鼓勵學生去旅行，他覺得父母應該要支持孩子去旅行，孩子年輕有體力但沒有錢，但等孩子有錢的時候，他們已經沒有體力也沒有時間去旅行了。他說「如果我能夠擁有一台私人飛機，我最想做的就是帶學生環遊世界，每到一個國家就把一個學生丟下飛機，讓他們自己回去。」除了旅行，他也鼓勵我們多觀察社會，即便只是生活的週遭，「我跟我太太去吃鼎泰豐，其實我並不覺得那的東西特別好吃好嗎，只是因為停車方便。吃飽後我就會到附近的巷子走一走，其實就是台北市的巷子而已，花個半個小時去走一走，你會不可思議台北市竟然有這樣的地方。」甚至，是我們自己，「理解社會現象時，你不妨問問自己。自己是最好的田野，不會說謊、沒有時間限制，而且最重要的，不會拒訪。」

老實說，樹仁對學生的要求有點不近情理。一邊說著不認真念書的人都該下地獄，在另一頭卻嚷著叫學生去旅行、去觀察社會。剛上研究所，因課業繁重而壓縮自己原本得以「藉機」觀察社會現象的「課外活動」時間，開始迷惘甚至快要缺乏熱情時，在課堂上問樹仁「到底要我們怎麼樣？」而樹仁也只是淡淡的丟下一句「Well，這是一個時間經濟學的問題。」留下覺得問題完全沒被解決的我。他應該早就知道，這平衡只有靠自己慢慢摸索，多說也無用吧！

樹仁的課前前後後上了四門，讀過什麼早就忘記了（可能也不多），卻對他的思考方式印象深刻。他擁有一顆「迴歸的腦袋」，每次討論現象，對於各種不同的解釋，他總要問：「你覺得這個因素的 R-Square 有多少？」。他不排斥質化研究，但卻提醒我們不可以忽略用統計的邏輯來檢驗質化研究所提出的各種解釋，並要我們練習

做「反事實」的思考。記得有學長說：「樹仁給的建議都是『破壞性的』建議」，意思是樹仁總會挑戰每個研究的基本預設，當這些基本預設不成立時，整個研究也就應聲倒地。這樣的建議，總是很殘忍，卻也總是最中肯、最有幫助的。

被學生們抹上宗教色彩的社會思想史是我最莫名其妙通過的一門課，上下學期的成績差距高達了 30 分。我不只一次挑戰老師的評分方式，在午餐約會上，我說：「讀了 49 頁的人，可能因為沒有讀最後一頁而得到很低分；但英文很好的人，可能根本不需要念書就可以拿到不錯的分數。」樹仁回答：「但這成功的讓你們念書了不是嗎？」我無語，而樹仁露出自豪的笑容；另一次是在系上老師、助教、助理和工讀生的聚餐（而那也是我最後一次和樹仁一起吃飯了），我鼓起勇氣把一直藏在心底的質疑丟了出來：「其實我好奇的不是很多人寫同一份考卷的成績分佈，我比較想知道的其實是如果一個人寫很多次同一份考卷的結果……（聲音漸小）」「你在懷疑我改考卷的信度嗎（眼睛瞪超大）？！」我很高興我誠實的把我的看法（也許是大多數人的心聲）說了出來！謝謝歡迎學生提出質疑和挑戰的樹仁，謝謝你甚至不介意那些挑戰在別人看來可能有多無禮。

碩士班念了四年，最後一年在走廊上遇到樹仁，他總會問「你到底什麼時候要畢業？」每次我都只能尷尬的笑笑。我 proposal 的評論老師是樹仁，做的是階級和宗教性之間的關係，於是不免俗的要提到韋伯《宗教社會學》中對於階級和宗教擔綱者的討論。樹仁的評論既讓人沮喪又令人雀躍，「很多人都把韋伯當門神，但其實根本就沒有看懂他。我一直很想做這個題目，如果你願意花一個學期，或者你願意花一個月好好的把韋伯讀懂的話，如果你真的有讀懂的話，你就會把這些零碎的東西重新組織，變成一個有趣的題目。」當時的我其實已經決定要換碩論題目，樹仁說除非這是你的碩士論文，否則不要浪費時間。現在已經畢業，多想親口告訴老師：「我已經畢業了！」多想告訴他：「其實我從來沒有放棄這個題目！」

阿般曾說：「樹仁是我們幾個當中，當系主任最有勁的一個。」還記得我大一時系上剛搬到三峽，根本還沒有什麼閱覽室，只是一個空間擺著幾個莫名其妙的空櫃子，後來我才明白那是書架（笑）。一開始閱覽室的書少少的，人也少少……喔不！是沒有人。樹仁很用心的經營這個閱覽室，每次逛書店看到好書都會直接為這兒添購一本，有一次甚至收到標題為「別讓書在書架上睡大覺」的信，讓鮮少閱讀系上轉信的我感興趣，殊不知一打開看到的是幽默的樹仁催促大家趕快歸還久借不還的書。現在所有書櫃都已擺滿了書，一天到晚都有學生窩在那看書打報告，我甚至能驕傲的跟來系上的朋友說：「如果要借社會科學類的書，我們系的閱覽室比學校的圖書館還好！」

除了對社會的關懷、對學術的熱情與執著，樹仁那正直誠實的風骨，以及對身旁的人默默付出的溫度，更是令我打從心底尊敬這個老師的原因。聽說，有一年碩士班招生入學，筆試錄取了一個有精神障礙的學生，但卻被學校以「我們台北大學怎麼可以有精神障礙學生？」的謬論想要「黑箱」的作法讓該名學生無法入學，樹

仁當時為此而奔走爭取，最終讓那個學生入學了；除此之外，樹仁還幫另一名學生大學部畢業，到其他學校念研究所，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出了三年的學費。這些都是樹仁的溫暖。

******

不知不覺好像敲了太多字了。對於樹仁的記憶，其實就是由這些瑣碎的、細微的、平時不會特別記錄的片段構成的。他的形象是如此的鮮明，隨時回想都能歷歷在目，也難怪那種不真實感。或許對我來說，樹仁其實沒有離開，他還是留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在某個空檔或某些時刻，樹仁的聲音還是會回響在我們的耳際，和認識樹仁的朋友們聊天時，都還是會說：「如果是樹仁，他就會說：『Well，……』。」

他，就在那裡。

金鳳的追思會上，樹仁說：「我們能為我們的朋友所做的，就是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對每個人更友善。」樹仁一直在做這件事情，而我也會一直這麼實踐著。

張立祥／2015 級

還記得你是我進大學時心目中最像教授的教授：頭髮超級稀疏，幾乎跟沒有一樣，又摻著些許白髮，還捲捲地往上翹，直到見證其他老師後才開始幻滅。

一向被稱為地獄的社會思想史，雖然考試方式很奇怪、而每次又都考蠻高分，但其實我翻開那三大家著作集合沒幾次。

台灣社會史翹課後要去領回考卷，踏進辦公室時懷著被肅殺氣氛殺死的準備，進去以後還覺得你有點可怕。

認真說來，和你沒有太多交集，就算是在社會實踐上當面被你稱讚後（雖然當下我也沒理解），送舊餐會上吃著披薩時被你點了一下，問說現在狀況如何了？我想交談的次數還是極少。

但是我還是記得那些很深刻的話：「要堅定的告訴他你是他的學生、反對權威、不相信標準答案，不喜歡馬克斯、well、和師母平分家務工作，俏皮的年長教授。」

我記得有一個人也常常嚷著很愛你，也許現在聊得很開心。

講不出來太多細節，但有個身影卻很清晰：微微彎著腰、手不時地指向天、頂著黃框眼鏡和頭髮。願你真能和韋伯相見，再把歷史維度的學者風氣繼續發散。

樹仁老師，再見。

學士班

蕭伶伃／2002 級／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早上得知大學時期的老師黃樹仁教授因病過世。非常難過。畢竟，當年要是沒有老師的指導，我是不會踏上社會學研究這條路。更不用說，此刻的我，還在當社會學博士班的學徒。

老師有雙大眼睛，在課堂上講起馬克思，講起韋伯時，總是會時不時對台下瞪大雙眼強調他的論點。他很堅持用英文讀本教課，這對普遍英文很爛的大學生來說真的是苦不堪言。我記得他曾經說過類似「這裡很多英文著作都已經是轉譯過的文本，如果你還去讀那種翻譯錯誤百出的中文本，那你乾脆不要念好了」的話。是他教我認識馬克思，認識韋伯，認識社會學理論，學習用社會學思路看待這個世界。

有那麼一次，我趁下課時間拿韋伯讀本的問題去追問老師，問著問著，老師的頭髮有一端翹了起來，我有些失神的看著他的髮梢，思考他的回答。他突然叫我的名字，對我說：「你是可以念社會學的，好好想一想要不要繼續讀碩士班。」本來曾經打算聽從父親建議，研究所去美國念別門專業的我，開始認真思考自己是不是可以繼續念社會學。

當決定好好準備研究所考試時，老師常常被我抓住問各種學術問題。甚至當準備清大面試需要備審文件時，也是他幫我看過一遍，確定我到時不會出糗地太厲害。我也記得，當我考上研究所不知道該讀哪一間時，老師再度瞪大他的雙眼（阿般老師好像也在一旁），對我說：「不要去政大，我老婆要是在這，她也會叫你去清大的。你適合去念清大。」

我不知道老師站在什麼樣的角度認定我適合念清大。後設看來，他的建議是對的。清大社會所的那段日子爾後成為我最喜歡的一段歲月。而在清大的學習生活進一步地促使我即使工作了一年多後，還是決定走向博士班學徒的路。

老師對誰都好，他很嚴肅，但其實他也很有喜感。他的喜感源自於他的犀利與認真。他讓我看見社會學可以是這麼有意思的學科。曾經在某一年與朋友回校看老師時，遇見了阿般，與阿般在研究室聊了一會。而時任所長的黃樹仁老師突然敲門進來，嘟嘟噥噥地講了幾句，我還記得老師匆忙地跟我們打了招呼，只問了句：「都還適應吧！」我說：「很好很好。」他問我：「決定做什麼題目，誰指導你？」我說：「做白色恐怖。我老師是姚人多。」他回我：「他不錯，好好做，歷史社會學要下苦工！」他的眼睛真的就是瞪地那樣大，像是一種命令，又是一種鼓勵，讓人不由地想立正站好，大聲說：「是！」

轉瞬間，他又一溜煙地跑去所辦。留下我與朋友還有阿般老師繼續聊天。

我沒有料到，多年前那場短暫的對話會是我們最後一次交談。

往後，儘管常常參加社會學的會議，可是我卻沒有再與老師交談的印象。依稀中似乎有在會議中見過老師，但又似乎沒有。腦子不好使，記憶太過模糊。今早得知這則消息，真的太過震撼。先是震撼到說不出話來，後來回想起 20 出頭那段學習的日子，趕緊翻出大學時期的筆記，心裡面好難過。我還留著當年寫滿密密麻麻筆記的新教倫理讀本。

黃樹仁老師絕對是我在社會學的啟蒙者。沒有他的指導與刺激，社會學不會佔據我生命這麼大一部分。上天真的不講道理。這麼紮實認真的研究者，這樣好的人就這樣沒了。

近日會好好與老師道別。希望老師一路往西，平安無憾。

而臉書上諸多都在為研究拼搏的朋友，無論如何，研究生活再怎麼辛苦，也請保重身體。沒有健康的身心，再好的腦袋與想法，只能落得遺憾的結局。

我寫不下去了。

李捷瑜／2002 級

親愛的老師，對不起，還是等不到見您一面。

雖然畢業後不常回系上，每每有機會回三峽，就是因為與您相約了時間聚聚，那就像回到有長輩健在的娘家，長輩不在了，好像沒有娘家了。

回憶起 13 年前第一次上社思，上課前早耳聞您教學嚴謹並規定學生必讀英文教材的原則，心裡默默緊張，想說不知是否應付得來，但這樣的感覺卻漸漸轉為對上課的期待。您上課認真的神情，讓學生覺得若不認真，實在是不好意思。學問不知領悟了多少，倒是扎扎實實從老師的身教，感受到您治學的認真嚴謹、在學海之前的謙虛與永無止境的學習。一直到畢業，韋伯專題、台灣社會發展……每年都期待您開的課。

平時嚴肅居多的您，也有幽默可愛的一面。記得有一次您上課不知提到什麼，結果跟台下的我們說：「婚姻呀！前幾年靠的是賀爾蒙，之後就是靠修養啦！」聽得台下的我們似懂非懂也哈哈大笑。

對老師的感謝是無限延伸的。謝謝您在課堂時，時常分享在 Madison 求學的種種，鼓勵學生出國看看；謝謝您在我大四畢業時，替準備出國讀書的我寫推薦信，讓我順利申請上心目中的學校；更謝謝您在我第一次出遠門去紐約讀書時，熱心介

紹了美貞老師、Allen 學長，讓我在外地求學、生活有諮詢依靠的 mentors。

老師，對您的感謝千言萬語，希望您有收到我感恩節寄給您的卡片，想說這趟回去一定要去看您，沒想到再也見不到了。

若有下輩子，希望有機會再當您的學生。

陳新儒／2005 級

很久很久以前，台北大學還在台北市，不在三峽，裡面只有一棟大樓，所以全校的系都在裡頭上課。當時社會思想史的教室，位於轉角、緊鄰廁所。

一個美好的星期四下午，黃樹仁走進教室就緊皺著眉頭，廁所外一群人喧嘩的聲音顯然影響了他的思緒，讓他沒有辦法講解課程。因此，他請一位同學要求外面的人不要影響上課。當時一位系籃學長，神形粗壯，客氣地從窗戶隔空請他們小聲一點。於是乎，外面的喧囂少了一點，老師繼續開始講解 philosophy。孰料，不到三分鐘之後，外面的聲音再度故態復萌，老師眉頭一皺，講了一句：「Well，實在說不下去。」學長再度起身，朝著窗戶外說道：「不好意思同學，我們裡面在上課，可不可以請你們小聲一點？」

結果，老師就爆氣怒吼：「他們正在影響我上課，干擾你們學習的權益，結果你居然還要拜託他小聲一點？我真不知道我們社學系是怎麼教的？」頓了一頓，破口大罵：「懦夫！我們社學系教出了一群懦夫！」然後，摔門離開。

後來班上有人將老師請回教室，老師說：「抱歉！我失態了。身為老師……，但我認為……」

因為懦夫的衝擊太大，後面實在記不得了……。

黎浩文／2007 級／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

黃樹仁老師是一位讓我由恨轉愛的啟蒙導師，恨的是在大學 4 年當了我好幾次，愛的是這除了當掉我的分數及學分，同時也當掉了我當時對課堂及知識的自負態度。

初期時厭惡去上老師的課，後期反而是期待著每一次老師的課，在課堂中獲得老師侃侃而談所教授的知識、研究方法及觀點是令人滿足的時光。很想再上一次老師的課。

重修以及上了很多老師的課後，最印象深刻的是老師冷酷嚴肅外表下總藏著對

知識的悉心嚴謹、對傳道志業的熱情、以及對學生們視如己出的用心、殷切及在乎，當然也包含打分數時的剛正不阿。這些態度正是老師的魅力所在，深深影響了我。

也許老師會覺得他只是做自己，但對當時的我來說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衝擊及成長機緣。我非常珍惜這些回憶。

如果要用一句話緬懷老師，我想對老師說：謝謝老師，有你的啟蒙才有今天的我，有緣做你的學生是幸運的。

R.I.P.

P.S. 永遠記得最終成為社思選民時彷彿犯人蒙赦的激動及感恩。

黃佳玉／2009 級／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

記得以前，很喜歡寫信給黃樹仁老師，跟他討教他對二二八和都市更新的看法，最後還會忍不住印文章跑去敲老師辦公室，直接跟他理論。

為什麼明明知道他的立場和對社會的想像不同，還要跟老師「找碴」？因為跟他辯論過幾次就知道，他不會因為你的年紀就把你當作笨蛋學生，隨意呼嚨過去，或是用權威壓你。他厭惡沒有邏輯的東西。他對學術真誠又熱衷。他檢討你的方法與因果關係，因為他認為你也是個學術工作者。

每一次意氣用事的開始爭論，討論許久，最後卻是老師熱情地推薦幾本書，叫我再跟他談，有時候還直接叫我去寫成報告，投社會實踐或小論文，說他一定會看。他看起來冷靜又嚴肅，但他對於學術和學生不遺餘力，充滿熱情，即使站在他的對面，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記得某次早餐店老闆問他是做什麼工作，他一貫他嚴肅的表情，也不管別人是否聽得懂，有點驕傲地說：「我是一個社會學家。」他就像日本漫畫會出現的頑固老爹，熱愛自己的工作。他的論述也許迥異於其他社會學者，但我想他對這個社會是有愛的，他對於學術、學生，對於教學，他都是有愛的。論述不同，可是你就是看得見他的熱情與企盼，即使指向不一樣的烏托邦。他並不介意他的學生與他不同，他更樂意看見他的學生與他不同，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想念他。

他常常在上課皺眉說：「Well，不認真念書的人都下地獄吧！」就這一點來說，他是會上天堂的那種人。最後我還是個很不認真的學生，書也沒有看幾本。

阿般上次說，樹仁面對自己的生命非常勇敢，我想現在他也許在天堂找尋韋伯的身影，一如往常嚴肅地說：「我是一個社會學家。」迫不及待地與韋伯辯論吧！

他是一個以自己專業自豪的社會學家，我也以有這樣的老師感到驕傲。還有很

多話沒有跟他說，也有很多回憶與遺憾，希望老師平穩地離開，以後也能再繼續當一個社會學家，讓我們繼續當你的學生。

陳信佑／2010 級／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我學的不是社會學，是社會科學。」

謝謝老師時時提醒學習知識不該偏食，台社史第一周開了一篇關於人類起源、DNA 研究的文章，一度以為上錯課堂……。

「你的相對弱勢就是你的相對優勢。」

在準備備審期間，沒有豐富經歷、資本、在某些方面有障礙的我，你給我的建議。告訴我，這些不是你的不能、弱勢，而是你的獨特！

老師，真的好享受你的講課。去挖掘作者的預設、論述的邏輯、考察證據的解釋力，大鳴大放的批判。你碩班理論課那份告訴我們如何讀文獻的課綱，我在清大唸書的日子，常常拿起來看，作為我如何拆解文獻、下筆對話的指引。

大五時真的受你幫助很多，感謝的卡片寫的簡單也沒親手交到你手上，因為我認為你馬上就會回來了。想和你分享面試時我用你說服我的觀點反駁主考官，想當面跟你說，謝謝你，我愛您。

雅各說台灣社會很含蓄，用各種婉轉方式表示愛、喜歡、敬重，愛就要直接說出來，讓他直接感受到。

希望您在天堂有感受到大家對您的愛。

陳映瑄／2011 級

我還是害怕著權威的……即使你總奮力地在台上說「駁倒我」。

我和樹仁不熟，他身上總散發著一股驚人的威嚴。他沒有要刻意隔開誰，但他的嚴肅、正直、不苟言笑，總讓我覺得難以親近。甚至偶爾在送舊、撥穗、拍畢業照的場合，露出慈父般的笑容時，會讓大家驚呼並且偷偷討論。招牌的動作、語調、髮型，也是大家偷偷樂此不疲模仿的對象。

沒能帶著問題，敲他辦公室的門和他討論，是我一直覺得很可惜的地方（其實有一次，和鄭佩姍鼓起勇氣想去問他好像會讓他錯愕的「為甚麼家族史都要做父親的家族而不是母親那邊的家族」性別問題，可惜撲了空）。

只能斷續的回憶，試圖拼湊出老師的身影。

想起社會學課老師出的麻煩作業，還有課綱上總會寫著的「2012 春」或是「秋」。

想起每周 3 小時精彩又疲累的社思轟炸。

想起總被提醒要實踐，不能只做個哲學家。

想起在課堂上舉手前後總需要發抖非常久（實在是要鼓起極大的勇氣阿！）。

想起曾經問了跟馬克思相關的問題，好像被轉個彎稱讚的小愉悅。

想起老祖母，和少數能讓他露出無奈表情投降的金鳳（還有無數次的告白和小捉弄，討論著我愛禿頭男的小確幸）。

想起太陽神，想起老師在課堂上自信踱步、揮舞雙手瞪大眼睛，發著光的樣子。

想起上課鐘聲響後，總非常緊張的衝回座位，深怕遲到就進不來了！

想起某次台社下課，不知為何沒拿到作業，和他一同搭電梯前往六樓時在電梯裡令人窒息的靜默（抖～連呼吸都不敢太大力）。

想起痛苦到不行的趕作業時間，每次交作業都是翻書文獻地獄到清晨（然後嚇到不敢再上樹仁的課……好累阿><）。

還有很多……一時無法想起的……。

但不管怎麼樣，我永遠都會記得曾經有一位老師，在講台上散發著光，用他的理性、熱情、認真，和偶爾表露出的感性，教導著我們。

謝謝樹仁，讓我成為你的學生。

余承瑋／2011 級／學士班

其實我一開始並不喜歡你。

記得我大一時的社會學，下學期因為韻如老師懷孕而由你代課。印象最深刻的是，你曾在課堂上說，夜市是一種最傳統的交易場所與形式，台灣人引以為傲的文化，事實上是落後的象徵。

我想我是從這堂課記起你的。也是從這堂課開始不喜歡你的。在這堂課之後，和同學熱烈的討論這個說法，強烈的不認同你的看法。但即便如此，我並沒有廖金鳳和許恩恩的勇氣，直接進你辦公室挑戰你的觀點。

今天想想實在有些可惜，不知道那時你會怎麼回應呢？我想你也跟我一樣覺得

可惜，畢竟你總是說：「若你覺得我的看法不正確，請立刻反駁我。」那是你教學和做學問時一貫的態度，而那時的我，並沒有拆解自己的慣習，去挑戰我過去學習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對「師－生」之間莫名的權力關係向你提出質疑。

那真是相當可惜。

直到今天，我漸漸的習慣在課堂上直接提出我的意見和疑惑，也很習於和不同意見的人進行討論。我想，那和你在每堂課的開頭都不斷強調這句話必定脫不了關係的。而我十分感謝現在的我有這樣的習慣。我從你這邊獲得了好多，卻沒有什麼能夠回報。

謝謝你一路以來的教導。

許恩恩／2012 級／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樹仁，我們聖誕節的聚會還在朗誦你堅毅的文字，讚嘆你面對癌末痛苦時依然是個不折不扣的科學家呢。

升大二要轉系時，我因為不符合成績資格，跑去找當時的系主任，也就是你。你問我最近讀了什麼書，我竟大言不慚且班門弄斧的說《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然後，你也慷慨的讓我走進六樓這個家庭。後來，上社思才知道，你是那麼熱愛韋伯。

我總是對你的想法很有意見，可是，社思絕對是這輩子最深刻的課程之一，也是我唯一一門只請過病假、從未蹺課遲到過的課。你恐怕也是我最常私下戲謔模仿的對象，或者說，大家都愛模仿你，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318 爆發直到學期結束，我都沒去上台社史。有一天在走廊遇到，你問我有沒有在睡覺，其實我好感動。後來你讓我取消計算一個報告成績，我拼命讀完文本，交出報告，幾乎都在挑戰那些文本的觀點。那次是我大學生涯屈指可數，拿到九十幾分的一門課，雖然後來經社全部曠課沒交作業，也拿了我唯一一科零分。這麼極端修課狀況，就跟我對你的喜愛和吐嘈一樣矛盾吧！

大四送舊，你特別來關心我，問我畢業有沒有問題，叫我趕快把一個階段完結，沒有包袱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甚至跟我聊起修憲。那是最後一次對話了吧！你有你的觀點，但對學生充滿關愛與期待。我很高興，我們曾在那樣的氛圍裡匆匆道別：「謝謝老師，那我先走囉！」

對了！你應該會遇到一個很迷戀你，喜歡跟你聊天，在課堂上糾正你的性別用詞，最後還被你當掉社思的女孩。這次不要再叫學生下地獄去了，在天堂好好敘舊吧！

游詠馨／2013 級

身為一個最後一屆上過樹仁的社會思想史的我，看了很多學長姐對樹仁的回憶記錄，很多我沒曾體會到的一字一句與感受，卻也讓我感到熟悉。我想，樹仁就是有他的迷人的神韻所在。所以，就算過了好幾年，就算不太熟識，卻也有熟悉感。

其實，要從「來不及」說起。

身為現任系學會長，看了樹仁留下的東眼山計劃書，不免感到遺憾，因為，這計畫還來不及在他眼中實現，我也還來不及跟他討論。看了他企劃書筆下的一字一句，都能感受到他對學生的關懷。他真的是個很有溫度的老師，也很有執行力。當然，也有很瘋狂的想像力。

現在回想起，我上任會長前，學長姊就有跟我說過，樹仁對於系上迎新餐會等儀式性的活動都很有想法與建議，希望透過闖關遊戲等獨樹一格的方式進行。我想，他就是不希望受到一些儀式的制約，希望我們能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去辦每一個活動吧！但真的很可惜，我還來不及踏進他的辦公室，好好坐下來，跟他大討論、腦力激盪一番。

然而，說來真的很慚愧，如果在我上任當下，問我要不要去找樹仁討論系學會事情，我一定不敢，我一定沒那個勇氣，畢竟當時樹仁對我來說，還是散發出讓人難以親近的感覺，我很擔心自己的意見對他來說只是一場笑話。而我，對他來說，也只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吧！

但，現在，我真的很後悔，也質疑著自己。

如果時間可以重來，我真的能勇敢踏進去他的研究室、跟他討論一番嗎？說到這裡，我覺得我很慚愧、也很對不起，因為，我可能還是不敢吧！東眼山的計畫雖然還沒實現，但，我想，我還能在我的任期內，好好把這件事做好，讓一切都還來得及（這是預告 XD）。

記得阿般曾經跟我說:「可以勇敢把事情做大，系上的老師都會給予很多資源。」以前我來不及的勇敢，希望能藉東眼山計畫讓一切都來得及，我想這也是身為會長的職責，就是把樹仁的願望實現吧！

陳怡／中國交換生

永不會原諒自己到今天才知道樹仁老師 18 日逝世的消息。

這是第一個和我午餐約會的老師，我仍然很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樹仁老師笑著和我聊天的樣子，陽光很好，社科院 6 樓的會議室空調冷氣很足。我坐在會轉的椅子

上，看著樹仁老師稀鬆的白髮，聽著老師和我說，要學好英語啊，年輕人重要的是視野和經歷，心裡真的滿是愉悅的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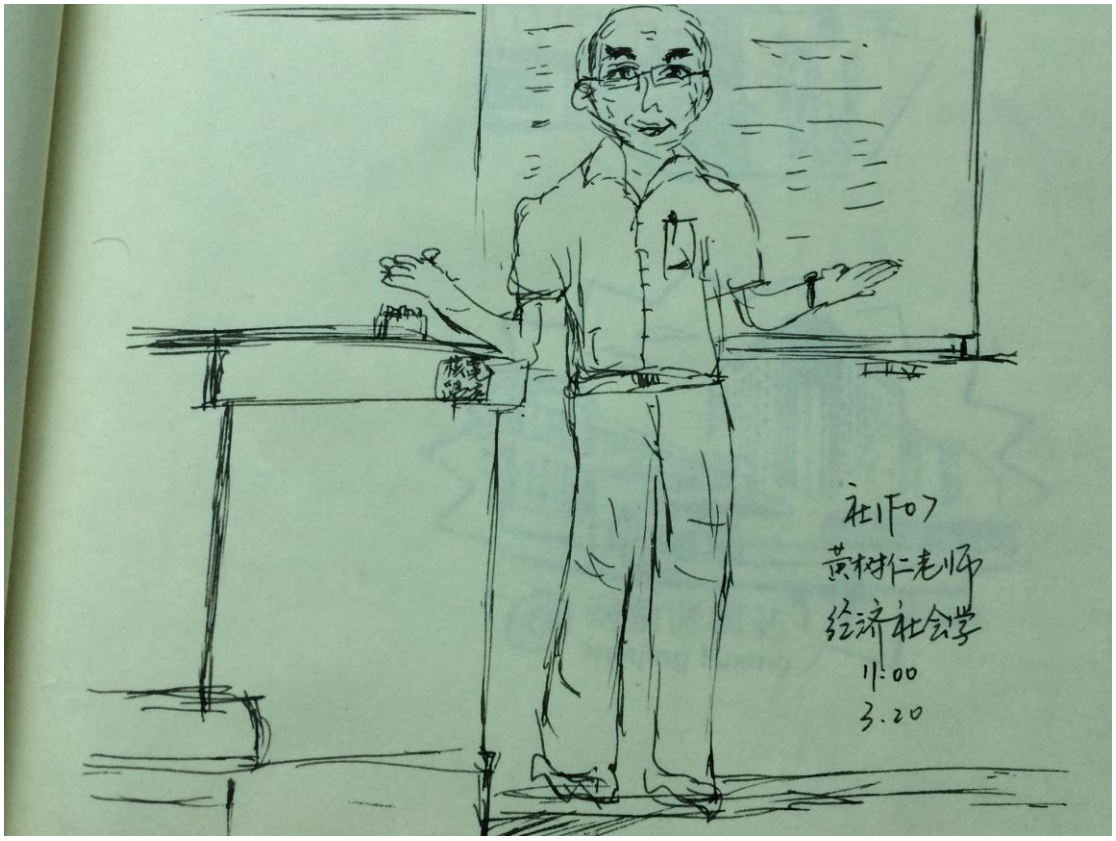
經濟社會學的課我永遠坐在教室左邊第四列第三排。樹仁老師講話的時候，兩隻手總是習慣性地打開又交叉相握，會說話的眼睛要求著我們好好看書。上課的多媒體設備總是在樹仁老師因為講得興起，太久沒有動鼠標而進入節電模式黑屏，然後等著好脾氣的樹仁打開。

在台灣只有 100 多天，和老師在一起的時間更短，然而卻深刻地印記心裡永遠不忘記。無比慶幸選了樹仁老師的課，無比慶幸自己和樹仁老師之間仍然有那麼多的記憶可以回憶，無比慶幸我的未來因為有樹仁老師的鼓舞而可以走的更好。

Well…《小王子》裡說，如果你想要製造羈絆，就要承受流淚的風險。難過得大哭也最最慶幸遇見，慶幸度過這一段時間，永遠記得永遠感念。

樹仁老師，祝願一路走好。

真的很感謝很感謝很感謝您！



Well，我們開始上課吧！

理解現象的關鍵／台灣社會研究

2006／05／09

詹豐榮／2004／碩士班／紀錄提供

所有的論文都非常粗糙，OK？即使在美國，典型的博士論文都是非常粗糙的。一個論文的好壞，不是由他是否粗糙來決定。所有的論文都很粗糙，越好的論文通常越粗糙，因為你沒有太多時間來寫，你只有時間構想。

所以，一篇論文的好壞，不是由他寫作是否粗糙來決定，而是由他是否擁有創意，以及理解社會的深度來判斷。好的論文可以非常粗糙，但是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在理解社會上，有足夠的……（聽不清楚）。

而且，論文決定你一輩子。一個人若是在寫完博士論文的時候，四平八穩，沒有創意的話，這輩子是不可能做出學問來的。甚至，一個好的學者，在碩士論文階段就應該看到創意。如果你的碩士論文就沒有創意的話，你博士論文有創意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有人說，做學問是一輩子的事，趕快畢業然後再做。沒有。如果你碩士論文沒有創意的話，你的腦子是沒有創意，因為你思維水準不會超越你離開學校的時候。一旦你離開學校，你的工作會忙碌到使你——即使大學教授都一樣——忙到沒有充分時間，靜下心來，思考問題。所以，在畢業之後才想要達到思考突破的機會，是百分之零點一。

在我看來，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出色的學者的話，最簡單的檢驗指標是你的論文有沒有創意。我說有創意，並不代表他寫得很漂亮。論文可以非常粗糙，你去看美國頂尖博士班的博士論文，通常都是在畢業前兩個月鬼扯出來的。為什麼？急就章寫出來的。因為什麼？也許是量化的理由，他們根本不在乎寫些什麼。他們討論的是，你的東西是否看出東西來。然後，終於找到工作了，剩下兩個月趕快把它寫出來。

所以，所有博士論文，包括傑出的博士論文，都非常非常的粗糙，但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創見。創見表現在你的題目是否是關鍵，是否是理解社會的關鍵，或是瑣碎無聊的題目。

第二個重要的是，你是盲目地亂套理論，還是你真的看出了名堂？是不是真的理解了現象？創見跟理解力是一個學者最重要的資產。寫作得漂亮是次要的。你有了創意，要寫作得漂亮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只有寫作漂亮而沒有創意，這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辦法。

所以，一個學者很重要的是，你在碩士論文階段，你挑選的題目，是否顯示出，你會掌握關鍵的題目。然後，你會跳出亂套理論，而開始成為自己的觀點。你可以不成熟，你可以很粗糙，但是，你必須顯示出這個理解力，這是一個學者生命最關鍵的。如果你在論文裡面不能產生任何原創力，不論讀多少書，寫的文字多漂亮，都不會讓你有原創力。如果你離開學校的時候沒有原創力的話，你這輩子是不會有原創力。

所謂做學問是一輩子的事。做學問是一輩子的事，但是做出學問是在離開學校之前的事情。一個人如果在離開學校之前培養出原創力、培養出理解世界的能力的話，理解能力會與日俱增，越來越增厚，越來越成熟。但如果你沒有在離開學校的時候，培養出這種原創力的話，離開學校，在沒有老師指導的情況下，會產生原創力的機率是微乎其微。全世界頂尖的學者，都是在離開學校的時候，就已經展現出非凡的創造力。

當你寫論文的時候，最重要的是找到好題目。題目比答案重要。很多人以為，做學問是在尋找答案。錯了！做學問的重點、學術訓練的重點不在尋找答案，而在於尋找好的問題、關鍵的問題，並且創造、如何用一個有創造力的方式去問。當你問了一個好問題，你經常發現，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問題會帶你去尋找答案。問了一個好的問題，問題會帶你去找答案，而答案經常已經呼之欲出。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或無聊的問題，不論你花了多少力氣去尋找答案，你可能會做一個很嚴謹，但是很無聊的工作，對你的知識增長跟人類都沒有貢獻。學術最重要的是，問一個好問題。在問一個好問題的時候，你的答案可能非常粗糙、不太正確，甚至，很多頂尖大師他們最初的問題、他們問的問題、他們的答覆經常是可疑的。

比如，Max Weber 新教倫理問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但是他答案其實是錯誤的。所以，他對學術界的影響，不是找到正確的答案，而是問了一個好問題。剛開始階段，100 年，大家才知道答案可能是錯誤的，但是他問了一個好問題，因此帶動社會科學裡面關鍵的研究……（聽不清楚）。答案錯誤是次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你問了一個關鍵的問題。這是為什麼我讓你們讀不太成熟作品的理由，是因為他問了關鍵的問題。

經濟社會學第一堂課／2015

陳映瑄／2011／學士／節錄提供

（先論科學）

科學不是一套既有的知識，而是不斷尋找知識的過程。它會不斷地變動，所以，多年後，現在所謂的科學很可能被淘汰掉，因此別太相信它。

科學有其武斷性，因為它是人為建造的。現在科系的區分，是因為人的時間有限，無法研究事情的全貌，因此才會區分出不同科系。科學家們都在「瞎子摸象」，只能知道事情的一部分。

（開始帶入主題）

社會學和其他學科研究相似的領域（例如經濟學），不同之處在於切入的點。社會學注重人群（關係）、社會組織、文化的角度，有自己的核心關懷。

可能會有人覺得，為甚麼有這麼理性、科學的經濟學了，還要有社會學的存在？

1930 年代，經濟學和社會學開始正式分家。經濟學引入數學、模型，開始變得很「科學」（能將東西量化、數字化）。但是有很多東西是難以量化、數學化的，因此這些東西，經濟學的人越來越少研究，開始分給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社會學的人也越來越看不懂經濟學的東西（數學模型）。

所以說社會學是撿經濟學不要的東西來研究嗎？

經濟學做出來的數學模型、成果雖然精確、漂亮，但它仍有缺點。第一，它捨棄了無法量化的領域沒研究。第二，它常做了不切實際、不符現實的預設。例如，認為人都是理性的。Well，人都是理性的嗎？你明知道要讀書才是對你有幫助的，但你仍熬夜打電動；你知道油炸的東西不健康，但你晚餐還是去吃了麥當勞。

（攤手，瞪大眼睛）人是理性的嗎？就我看來很多時候人是不理性的，甚至不理性比理性的時間更多不是嗎？

經濟學為了要能數學化而捨棄很多領域，而且因此沒時間去做田野、了解社會，因此常常做出脫離現實的假設。

主流的經濟學發源自西方，研究的「經濟」在資本主義的假設之下：「自由」市場下，人們「平等」、「理性」的進行經濟交換。

但我們知道，「平等」是表面的，很多人是被迫進行經濟交換的。例如工人因為

飢餓而不得不工作。

市場並非自由、平等，由經濟力量所創造，而是常被政治力量所塑造的。

因此，社會學可補充經濟學的不足之處，因為人並非總是經濟理性，而是也須用習慣、文化、宗教、感情等因素來解釋。

經濟學看到的只是「個人（的決定）」，但是人生活在社會中，會受到許多「社會因素」所影響，例如，文化。這就是社會學能夠批評、補足經濟學不足之處。

因此，經濟社會學和經濟學不同之處在於，研究人、經濟行為時切入的觀點不同。最大的兩個不同點為「人會受到社會因素影響」，以及「對市場的假定不同」。經濟社會學注重經濟學強調的理性、邏輯，但同時又能用社會學的角度補足它的缺漏。

經濟學的量化，做的是數學函數、邏輯的推演，雖然較能有確實的因果關係，做出來的成果較漂亮，但是真正的「社會現實」很難研究到（因為太複雜，經濟學省略太多東西）。

社會學量化重的是「堅持」和具有的「社會關懷」，所以仍會去研究此難以研究之處。做的是「統計」研究，而常常得到的是「相關」而非「因果」，需要靠自己的知識來推論，因此看起來好像較不「科學」，方法較弱。

（老師到此做了一個停頓，做了一個招牌瞪大眼睛、攤開手又合起的動作，深吸一口氣，轉換成了一個感性的語調）

社會學是撿經濟學不要的東西來研究嗎？

Well，社會學家懷著自己的關懷。嗯。我，我始終想研究困難複雜的社會現象。所以，與其說社會學撿起了經濟學不研究的東西，不如說，社會學選擇了一條困難的道路。

97 級送舊老師致詞

胡伯維／2008／學士／節錄謄打

我並不認為，老師們可以給你標準答案，社會系的人從來不相信標準答案。我們也不相信，我們告訴你的一定是正確的，甚至，我們懷疑，我們告訴你的是有害的，但是，我們會盡我們的能力給你我們的意見。

經過這麼多年，我能給予小小的建議是，現在的大學是大量製造的工廠（眾笑，來自塑膠壓花梗），所以，很抱歉的是，你們的老師大部分沒有辦法叫出你們每一個人的名字，甚至可能沒有辦法記住你的面孔。所以，如果有一天，當你回到學校來的時候，跟你的老師打招呼，你可能發現你的老師一臉茫然，你會很懷疑老師是不是不喜歡你。可以跟你保證，沒有這個意思。我們只是實在記不得這麼多面孔、這麼多名字而已。如果你回來的時候，發現老師一臉茫然，不要害怕告訴他：「我曾經是你的學生。」

你們將來所要經歷過的生活、很多層面，你們的老師都曾經經歷過，會吃的苦頭他們都經歷過。你們會碰到的猶豫、徬徨、選擇的困擾，你們的老師們都年輕過、經歷過。所以，我真的感覺是，不要放棄這些寶貴的資源。當你有問題的時候，不要害怕，問問你老師的經驗。你會經歷過很多求學、求職。我並不認為老師們可以給你標準答案，社會系的人從來不相信標準答案，我們也不相信我們告訴你的一定是正確的，甚至，我們懷疑我們告訴你的是有害的（眾笑，來自青出於藍梗），但是我們會盡我們的能力，給你我們的意見。

在我離開學校幾十年之後，我真正感覺到，有些老師當我願意問他的時候，他的確給我很多寶貴的意見，讓我少摸索、少犯錯很多。我可以預測將來你們回校的時候，你會發現，大部分的老師不記得你的名字，也不記得你的面孔，會一臉茫然。但是，如果你願意跟你的老師談話，問問他們的意見，把你的困擾告訴他，我相信，你們的老師都會願意——包括我自己——都會很願意把我們的經驗告訴你們，所以不要害怕使用這個資源。

我希望各位，鵬程萬里，雖然這是老話。再見！

樹仁語錄

Well，不認真念書的人都下地獄吧。

黃佳玉

Well，基本上這個世界上的食物分成兩種：那一種是給人吃的；另外一種是給學生吃……（攤手）。

謝佳佑

（論選書）

爛書是不值得讀的，那會對你造成永久性的腦部傷害。

什麼開卷有益這是錯的，開卷，大部分書都是爛書，讀了以後會造成你腦部的永久傷害，因為錯誤的觀念先入為主就佔據你的腦子洗不掉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美國頂尖大學一堆書沒有人借，老師的作用最重要是開書單，老師替你篩選過哪些書值得讀，哪些書絕對不要讀 OK？因為你讀了以後腦袋會壞掉，不只是教你讀好的東西，還是防止你腦袋受到永久性傷害。

許恩恩／2014 台灣社會研究

台灣學生沒有那麼差，對自己有信心一點，出國唸書，去看看。

簡郁珊

你有可能在田野裡被拒訪，受訪者可能不願意說實話，你甚至可能找不到受訪者，但你永遠可以把自己當作研究對象。他不會騙你、不會拒訪你，而你有一輩子的時間可以研究他。

邱珺堉

為什麼笨蛋總是供過於求！

陳嵩明

Well，當年在金門挖那麼多地道，都可以蓋全台灣的捷運了，到底是為什麼？為了六十年後的觀光嗎？

蔡明樹

我是全台灣男人裡面，Well，少數有在做家事的。我每天都負責丟垃圾。

邱珺堉

不會做家事的不是男人。

鄭皓駿

事情碰上民族主義就會變得莫名其妙。

馬克思就是少算了人性。

王嘉生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期初哀求你們不想唸就退選，令我訝異的是這樣的人很少，這不是迫使我殺人嗎？

如果你第三次作業有非常令人感動的進步，那我可以忽略你前兩次惡劣的成績。

余承瑋

我不會因為你們成為社會學家感到光榮，但我會以你們成為革命份子而感到驕傲。

李雨庭

學生上台報告，就是不懂的人講給不懂的人聽（某日黃樹仁聽學生上台報告有感）。

詹豐榮

編後語

告別

一月十八日凌晨，樹仁離開了我們！

從暑假熱切的跟我們討論新聘，新生丟包計畫，到發現淋巴癌三期，病假。從初期的樂觀到病情急轉直下……。

快得讓我們措手不及，沒有時間好好跟他告別。
問題是該怎麼告別呢？告別什麼呢？

我想，如果是樹仁風格一定會對告別，特別是告別的儀式嗤之以鼻吧？

學生很快的在網路發起「Well.....一句話懷念樹仁」與「我記憶裡的樹仁 」追思文活動。

思念的文字迅速累積。於是我們開始動手編輯。從一開始預計 32 頁，追加到 40 頁，很快衝到 60 頁、80 頁。到最後我們不得不有些取捨。也跟來不及被收錄的朋友、學生們致歉。

樹仁博班的朋友，清大社會所的李丁讚和台北大學社工系的曾敏傑負責跟樹仁不同階段的同學、朋友邀稿。樹仁的堂妹，國防大學通識中心的黃淑玲負責親人的邀稿。詩耕和我負責同事，學生文章的選取，編輯，修改，排版。珺堉、明樹、鈺旻負責照片的蒐集、選取與封面設計。我同時請婉琪、欣怡、宇翔、人傑給一些意見。一週內我們整理出這本追思文集。

學生、系務、校務、時事、社會學……。
樹仁總是熱情、帶一點興奮、一點不滿、一點傲氣的講起話來。找人給意見也好，鬥嘴也好，辯論也好。樹仁就是一個熱愛思辯，關心學生，把當大學老師當作志業的人。

生命無常，我想大家都很慶幸在生命中的一段曾經有他的參與。
至少我是的。

張恒豪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系主任
2016/01/24

台北大學 社會學系 編印

主編：張恒豪、顏詩耕
編輯群：陳婉琪、葉欣怡、陳宇翔、洪人傑、郭文般、
翁鈺旻、蔡明樹、邱珺堉
封面／封底設計：邱珺堉
出版日期：2016 年 2 月 1 日

「Well，我的學生超越我是應該的，
因為你們是被我這麼優秀老師教出來的。」